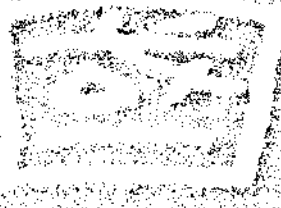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民國十三年八月十五日發行

章太炎先生主任

華



第一卷第十二期

華國月刊第十二期目錄

圖畫

吳憲齋手拓權文并跋為憲齋集古錄所未載

新羅山人山水立幅

汪鶴琴山水立幅

湯潤之花卉團扇

通論

救學弊論

章炳麟

學術

中古文考

劉師培

六祝齋日記續

黃侃

師鄒齋經義偶鈔續

尤程鑣

詞言通釋續

鍾歆

周禮政詮續

但燾

唯識教義闡微

文苑

鄭井叔妥賓鐘記

馮夢香先生傳

顧君妻王恭人墓志銘

弔劉先生文

詩二首

詩八首

詩五首

詩一首

詩一首

詩二首

詩二首

唐大圓

章炳麟

馮昭適

金天羽

郝立權

章炳麟

曹允源

孫景賢

余重耀

唐大圓

黃侃

黃紹蘭

詞五首

周壽昌

詞二首

黃侃

詞一首

姚華

雜著

法學卮言續

但燾

鉛槧餘錄

寄生

別錄

國壽錄續

通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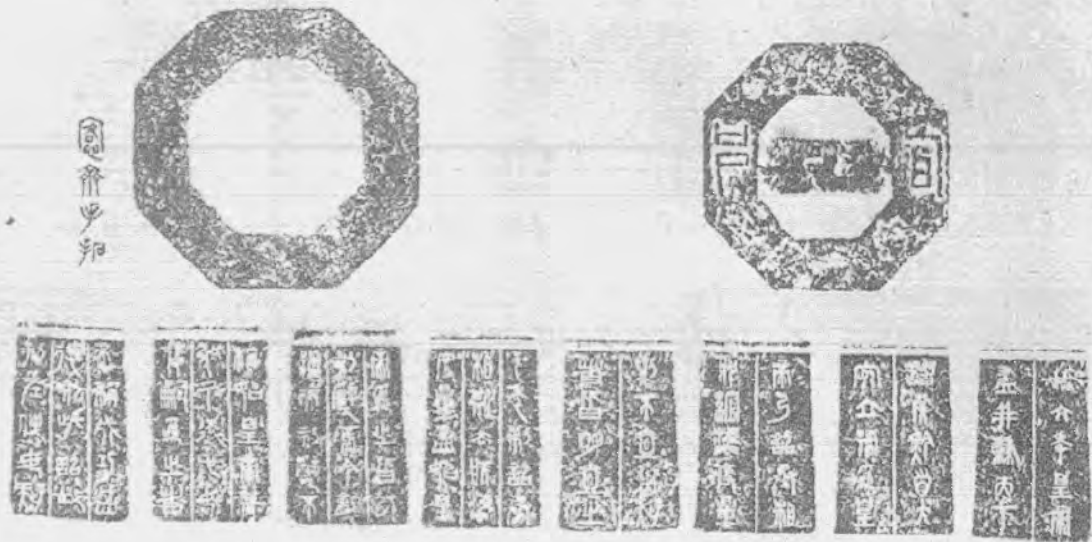
龐芝符來書

金筱甫來書

黃季剛來書

第十一期校勘記





秦一百二十斤之石權合庫平五十四斤
 秦三十斤之鈞權合庫平十三斤八兩共百十六兩
 秦十斤合庫平七十二兩 旬邑權重三斤十兩共三十二兩
 秦一斤合庫平七兩之數
 秦四兩權合庫平兩八錢
 秦半兩一錢
 旬邑當即拘邑漢書地理志拘邑屬右
 秋風流有幽鄉詩幽國公劉所都應助
 曰左氏傳曰畢原鄭邠文之昭也邠侯賈伯伐晉
 是也巨瀧曰汲郡有書又晉武公滅荀以賜大夫原
 氏跡是為荀糾又云公城荀然則荀者在晉之境
 內不得在伏龍也今東有荀城古荀國
 呼音墳況是以此拘洧荀同聲糾與荀亦從音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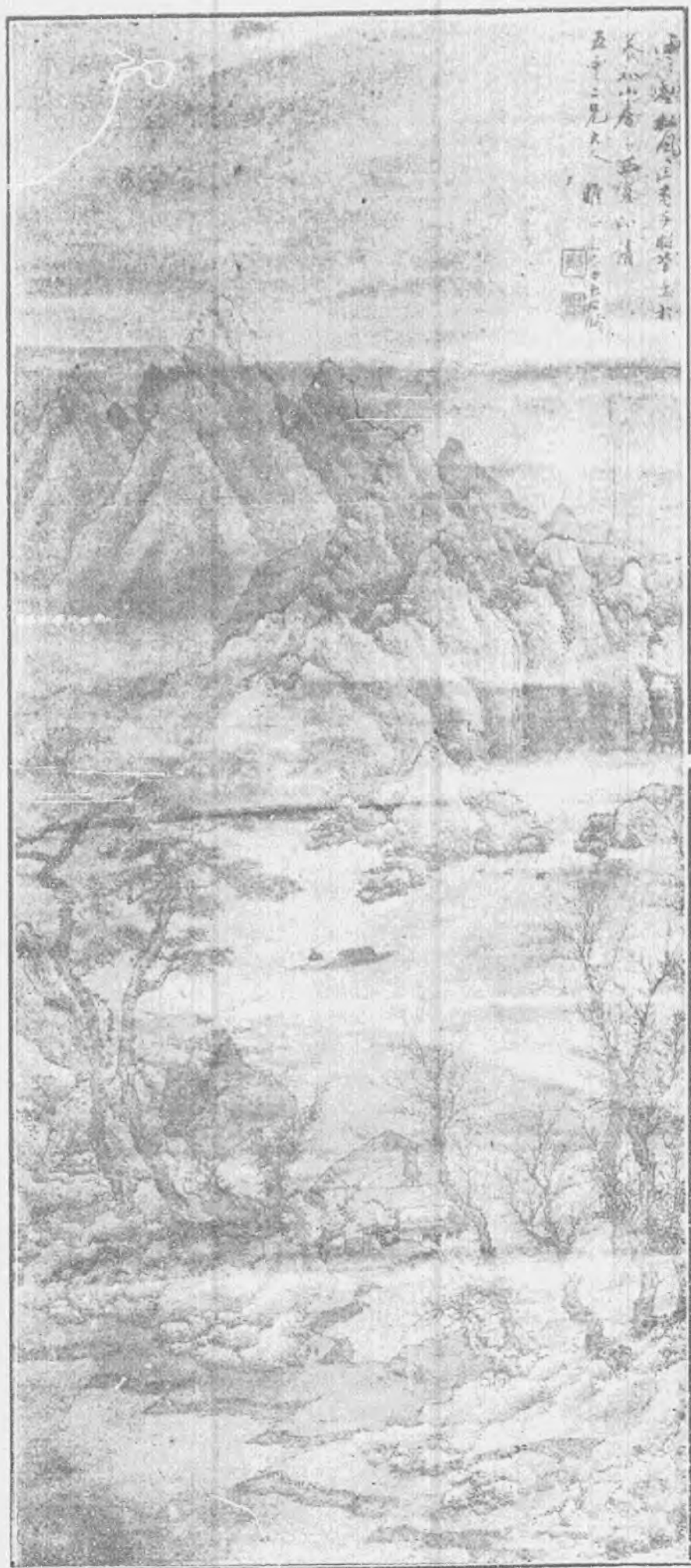
吳 窻 齋 先 生 手 拓 秦 權 文 及 其 手 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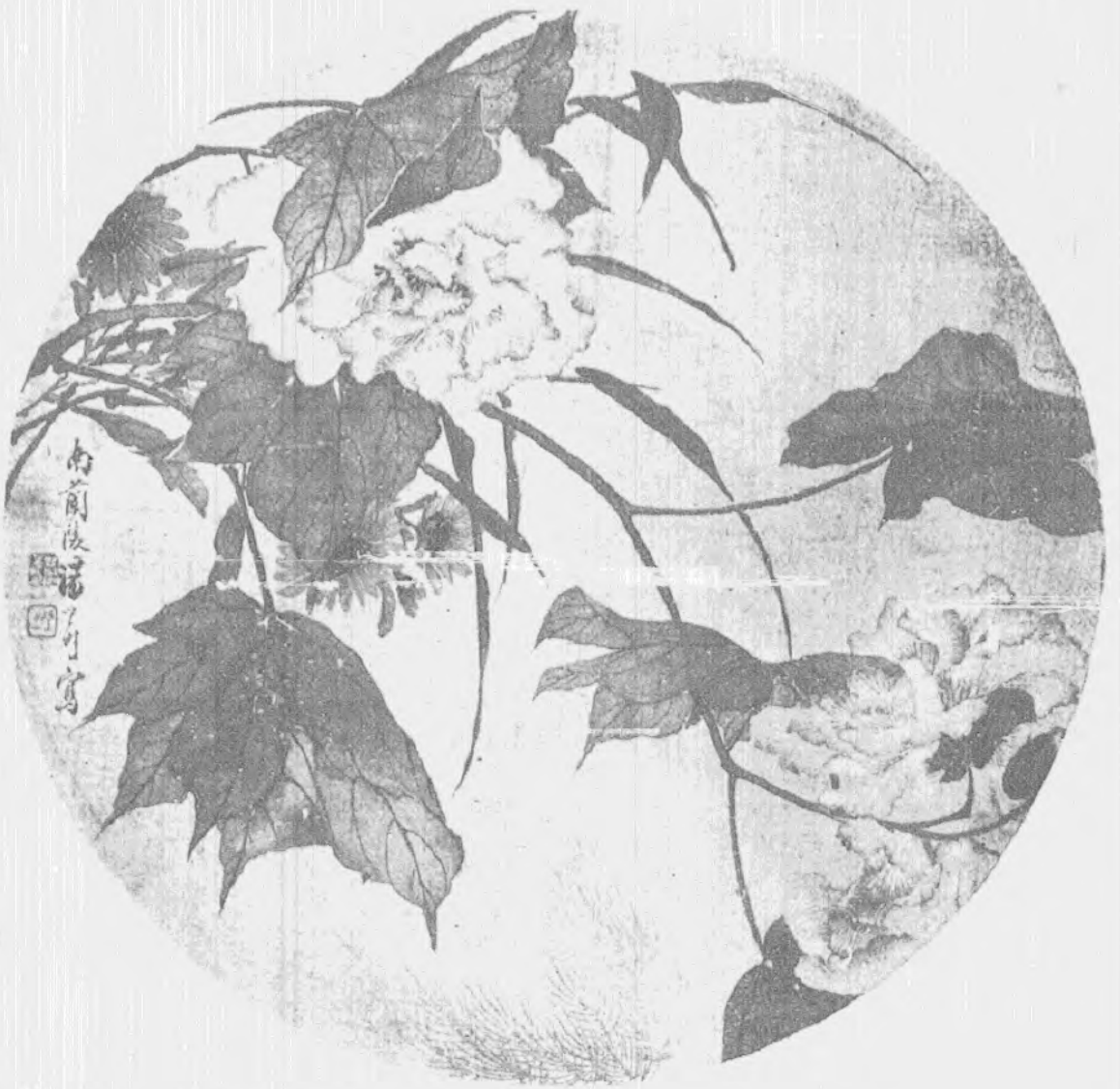
新羅山人丹峯翠嶂圖立幅



田梓琴先生藏

汪鶴琴山水立幅





湯潤之花卉團扇

通止

論

黃侃



救學弊論

章炳麟

士先志不足以啓其志者勿教焉可也。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不足以致高明光大者勿學焉可也。末世綴學不能使人人有志然猶什而得一。及今則亡諸學子之躁動者以他人主使故。然非有特立獨行如陳東歐陽澈者也。且學者皆趣側詭之道。內不充實而外頗有談聞求其以序進者則無有所謂高明光大者亦殆於絕迹矣。

凡學先以識字。次以記誦。終以攷辨其步驟然也。今之學者能攷辨者不皆能記誦。能記誦者不皆能識字。所謂無源之水得盛雨爲潢潦其不可恃甚明然亦不能盡責也。識字者古之小學。晚世雖大學或不知此在宋時已然。以三代之學明人倫則謂教字從孝。以易之四德元合於仁。則謂元亦從人從二。此又何責於今之人邪。若夫記誦之衰。仍世而益甚。則趣捷欲速爲之。蓋學問不期於廣博。要以能讀常見書爲務。宋人爲學。自少習羣經外。卽誦荀揚老莊之書。自明至清初。雖盛稱理學。經學

者。或於此未悉矣。明徐階爲聶豹弟子。自以爲文成再傳。亦讀書爲古文辭。非拘於王學者。然陳繼儒見聞錄載其事曰。「吾鄉徐文貞督學浙中。有秀才結題用顏苦孔之卓語。徐公批云杜撰。後散卷時。秀才前對曰。此句出揚子法言。公卽於臺上應聲云。本道不幸科第早。未曾讀得書。」是明之大儒未涉法言也。清胡渭與閻若璩齊名。於易知河洛先天之妄。於書明辨古今水道。卓然成家。然尙書蔡沈傳有云。陟方乃死。猶言殂落而死。胡氏以爲文義不通。不悟殂落而死。語亦見法言。且揚子於元后誅。亦云殂落而崩。以此知法言非有誤字。必以文義不通爲詬。咎亦在揚子。不在蔡沈矣。是清初大儒未涉法言也。夫以宋世佔畢之士。所知而明清大儒或不識。此可謂不讀常見書矣。自惠戴而下。誦覽始精。有不記必審求之。然後諸攷辨者無記誦脫失之過。顧自諸樸學外。粗畧者尙時有。章學誠標舉文史校讎諸義。陵厲無前。然於漢藝文志儒家所列平原老七篇者。誤切爲趙公子勝。於是發抒狂語。謂游食者依附爲之。乃不悟班氏自注。明云朱建。疏略至是。亦何以爲校讎之學。邪。是亦

可謂不讀常見書者矣。如右所列皆廢其坦途。不以序進。失高明光大之道。然今之學者。又不必以是責也。吾嘗在京師。聞高等師範有地理師。見日本人書嚴州。宋名睦州。因記方臘作亂事。其人誤以方臘爲地名。遂比附希臘焉。而大學諸生有問朱元晦是否廣東人者。有問段氏說文注是否段祺瑞作者。此皆七八年前事。不知今日當稍進邪。抑轉劣於前邪。近在上海。聞有中學教員問其弟子者。初云孟子何代人。答言漢人。或言唐宋明清人者。殆半。次問何謂五常。又次問何謂五穀。則不能得者三分居二。中學弟子。既然懼大學。過此亦無幾矣。然余觀大學諸師學問。往往有成就者。其弟子高材勤業。亦或能傳其學。顧以不及格者爲衆。斯乃惡制陋習。使然。制之惡者。期人速悟。而不尋其根柢。專重耳學。遺棄眼學。卒令學者所知不能出於講義。習之陋者。積年既滿。無不與以卒業證書。與往時歲貢生等。故學者雖惰廢。不以試不中程爲患。學則如此。雖仲尼子輿爲之師。亦不能使其博學詳說也。夫學之。弇鄙無害於心術。且陋者亦可轉爲嫻也。適有佻巧之師。妄論諸子。冀以奇勝其儕。

偶學者。波靡舍難而就。易持奇詭。以文淺陋。於是圖書雖備。視若廢紙。而反以辨麗。有稱於時。師以是授弟子。是謂誣徒。弟子以是爲學。是謂欺世。斯去高明光大之風。遠矣。其下者。或以小說傳奇爲教導。人以淫僻誘人。以傾險。猶曰足以改良社會。乃適得其反耳。苟徵之以實。校之以所知之多寡。有能讀三字經者。必堪爲文學士。有能記鮑東里史鑑節要。便讀者。則比於景星出。黃河清矣。

老氏云。大道甚夷。而民好徑。夫學者之循大道亦易矣。始驅之於側詭之徑者。其翁同龢。潘祖蔭。邪。二子以膏粱餘蔭。入翰林爲達官。其中實無有翁喜談公羊而忘其他經史。潘好銅器。歎識而排說文。蓋經史當博習。而說文有檢柙。不可以虛言僞辭說也。以二子當路能富貴人。新進附之如蟻。遂悍然自名爲漢學宗。其流漸盛。康有爲起。又益加厲。謂羣經皆新莽妄改。謂諸史爲二十四部家譜。旣而改設學校。經史於是乎爲廢書。轉益無賴。乃以墨子經說欺人。後之爲是亦誠翁潘所不意。要之始禍者必翁潘也。他且勿問。正以漢學言之。漢人不盡能博習。然約之則以論語孝經。

爲主。未聞以公羊爲主也。始教兒童。皆用倉頡篇。其後雖廢。亦習當時隸書。如近代之誦千字文。然未聞以銅器款識爲教也。蓋爲約之道。期於平易。近人不期於弔詭。遠人今既不能淹貫羣籍。而又以論語孝經千字文爲盡人所知。不足以爲名。高於是務。爲恢詭。居之不疑。異乎吾所聞之漢學也。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子夏爲文學之宗。患人不能博習羣經。或博習而不能見諸躬行。於是專取四事爲主。漢世蓋猶用其術。降及明代。王汝止爲王門高弟。常稱見龍在田。其實於諸經未嘗窺也。然其所務在於躬行。其言「學是學。此樂。樂是樂。此學」者。爲能上窺孔顏微旨。借使其人獲用。亦足以開物成務。不必由講習得之。所謂操之至約。其用至博也。誠能如是。雖無識字記誦攷辨之功。何害。是故漢宋雖異門。以漢人之專習孝經論語者。與王氏之學相校。則亦非有殊趣也。徐階政事才雖高。躬行不逮王門耆舊。遠甚。卽不敢以王學文其龔陋之過。且其職在督學。督學之教人。正應使人讀常見書。已不能讀。而諸生

知之。於是痛自克責。是亦不失爲高明光大也。若翁潘之守公羊。執銅器。其於躬行。何如今之束書不觀。而以哲學墨辨相尙者。其於躬行。復何如前者。旣不得以漢學自飾。後者亦不得以王學自文。則謂之誑世盜名之術而已矣。是故高明光大之風。由翁潘始絕之也。

夫翁潘以奇詭眇小爲學。其弊也。先使人狂。後使人陋。盡天下爲陋儒。亦猶盡天下爲帖括之士。而其害視帖括轉甚。則帖括之士不敢自矜。翁潘之末流敢自矜也。張之洞之持論。蹈乎大方。與翁潘不相中。然終之不能使人無陋。而又使人失其志。則何也。凡學者貴其攻苦。食淡。然後能任艱難之事。而德操亦固。漢宋之學者皆然。明雖少異。然涉艱處困之事。文儒能坦然任之。其在官也。雖智略絕人。退則家無餘財。行其素。而不以釣名見於史傳者多矣。張之洞少而驕蹇。弱冠爲勝保客。習其汰肆。故在官喜自尊。而亦務爲豪舉。以其豪舉施於學。子必優。其居處厚。其資用。其志固。以勸人入學。不知適足以爲病也。自湖北始設學校。其後他省效之。講堂齋廡備極。

嚴麗。若前世之崇建佛寺。然學子家居無是也。僕從周備起居。便安學子家居無是也。久之政府不能任其費。而更使其家任之。學子既以紛華變其血氣。又求報償。如商人之責子母者。則趣於營利。轉甚其後學者。益崇遠西之學。其師或自遠西歸。稱其宮室輿馬衣食之美。以導誘學子。學子慕之。惟恐不得當。則益與之。俱化以是爲學。雖學術有造。欲其歸處田野。則不能一日安已。自是惰游之士。徧於都邑。唯祿利是務。惡衣惡食。是恥。微特遺大投艱。有所不可。卽其稠處。恆人之間。與齊民已截。然成階級矣。癯之父母。妻子猶是里巷翁媪。與作苦之婦也。自以級階與之。殊絕則遺其尊親。弄其伉儷者。所在皆是。人紀之薄。實以學校居。養移其氣體。使然。觀今學者。競言優秀。優秀者何。則失其勇氣。離其淳樸。是已。雖然。吾所憂者。不止於庸行懼國性亦自此滅也。夫國無論文野。要能守其國性。則可以不殆。金與清皆自塞外勝中國者也。以好慕中國文化。失其樸勁風。比及國亡。求遺種而不得焉。上溯元魏。其致亡之道亦然。蒙古起於沙漠。入主中夏。不安其俗。言辭了戾。不能成漢語。觀元時詔書令

知。可。起。居。亦。不。與。漢。同。化。其。君。每。歲。必。出。居。上。都。及。爲。明。所。覆。猶。能。還。其。沙。漠。與。明。相。爭。且。三。百。年。清。時。蒙。古。已。弱。而。今。喀。爾。喀。猶。獨。立。也。匈。奴。與。中。國。並。起。中。行。說。告。以。勿。慕。漢。俗。是。故。匈。奴。雖。爲。寶。憲。所。逐。其。遺。種。存。者。猶。有。突。厥。回。紇。橫。於。隋。唐。之。間。其。遷。居。秦。海。者。則。匈。牙。利。至。今。不。亡。若。是。者。何。也。元。魏。金。清。習。於。漢。化。以。其。昔。之。人。爲。無。聞。知。後。雖。欲。退。處。不。毛。有。所。不。能。匈。奴。蒙。古。則。安。其。土。俗。自。若。也。夫。此。數。者。悉。野。而。少。文。保。其。野。則。猶。不。滅。失。其。野。則。無。噍。類。是。卽。中。國。之。鑒。矣。中。國。人。治。之。節。吾。所。固。有。者。已。至。文。物。用。則。比。於。遠。西。爲。野。吾。守。其。國。性。可。不。斃。也。今。之。學。子。慕。遠。西。物。用。之。美。太。半。已。不。能。處。田。野。計。中。國。之。地。則。田。野。多。而。都。會。少。也。能。處。都。會。不。能。處。田。野。是。學。子。已。離。於。中。國。大。部。以。都。會。爲。不。足。又。必。實。見。遠。西。之。俗。行。於。中。國。然。後。快。此。與。元。魏。金。清。失。其。國。性。何。異。天。誘。其。衷。使。遠。西。自。相。爭。瘡。痍。未。起。置。中。國。於。度。外。耳。一。日。有。事。則。抗。節。死。難。之。士。必。非。學。子。可。知。也。且。夫。儒。者。柔。也。上。世。人。民。剛。戾。始。化。以。宗。教。漸。又。化。以。學。術。然。後。殺。伐。之。氣。始。調。然。其。未。至。於。柔。弱。是。何。也。智。識。

愈高則志趣愈下。其消息必至於。是也。善教者使智識與志趣相均。故不亟以增其智識爲務。中土諸書皆是也。今之教者。唯務揚其智識而志趣則愈抑。以使下又重以歆慕。遠西墮其國性與啖人以罌粟膏。醉人以哥羅方。無以異矣。推學者喪志之因。則張之洞優養士類爲之也。

吾論今之學校。先宜改制。且擇其學風最劣者。悉予罷遣。閉門五年。然後啓冀。舊染汚俗。悉已湔除。於是後來者始可教也。教之道爲物質之學者。聽參用遠西書籍。唯不通漢文者不得入。法科有治國際法者。亦任參以遠西書籍授之。若夫政治經濟。則無以是爲也。然今諸科之中。唯文科最爲猖披。非痛革舊制。不可治。微特遠西之文。徒以繡其聲。悅不足任用而已。雖所謂國學者。亦當有所決擇焉。夫文辭華而鮮實。非賈傅陸公致遠之言。哲學精而無用。非明道定性象山立大之術。欲驟變之。則無其師。固不如已也。說經尙矣。然夫窮研訓故。推攷度制。非十年不能就。雖就或不能成德行。不足以發越志趣。必求如杜林盧植者以爲師。則又不可期於今之教。

員也。此則明練經文粗習注義。若顏之推所爲者，亦可以止矣。欲省功而易進，多識而發志者，其唯史乎？其書雖廣而文易知，其事雖煩而賢人君子之事與夫得失之故，悉有之。其經典明白者，若周禮、左氏、內外傳，又可移冠史部以見大原。昔段若膺欲移史記

漢書通鑑爲經，今移周禮左氏爲史，其義一也。其所從入之途，則務於眼學，不務耳學。爲師者亦得以餘暇

攷其深淺也。如此則詭誕者不能假慕外者，無所附頑懦之夫亦漸可以興矣。厥有廢業不治，積分不足者，必不與之卒業證書。其格宜嚴而不可使濫，則雖誘以罷課，必不聽矣。然今之文科未嘗無歷史，以他務分之以耳。學囿之故，其弊有五：一曰尙文辭而忽事實，蓋太史蘭臺之書，其文信美，其用則歸於實錄。此以文發其事，非以事發其文。繼二公爲之者，文或不逮其事，固粲然。今尙其辭而忽其事，是猶買珠者之好其櫝也。二曰因疏陋而疑僞造，蓋以一人貫串數百年事，或以羣材輯治，不能相顧，其舛漏宜然。及故爲回隱者，則多於革除之際見之，非全書悉然也。史通曲筆之篇，通鑑攷異之作，已往往有所別裁。近代爲諸史攷異者，又復多端，其略亦可見。

矣。今以一端小過。悉疑其僞。然則耳目所不接者。孰有可信者乎。百年以上之人。三
里以外之事。吾皆可疑爲僞也。三曰詳遠古而略近代。夫羲農以上事不可知。若言
燧人治火。有巢居櫓。存而不論可也。尙書上起唐虞。下訖周世。然言其世次。疏闊年
月較略。或不可以質言。是故孔子序甘誓。以爲啓事。墨子說甘誓。以爲禹事。伏生太
史公說金縢風雷之變。爲周公薨後事。鄭康成說此。爲周公居東事。如此之類。雖閉
門思之十年。猶不能決也。降及春秋。世次年月。始克彰著。而遷固以下。因之。雖有異
說。必不容絕經如此矣。好其多異說者。而惡其少異說者。是所謂好畫鬼魅。惡圖犬
馬也。不法後王。而盛道久遠之事。又非所以致用也。四曰審邊塞而遺內治。蓋中國
之史。自爲中國作。非汎爲大地作。域外諸國。與吾有和戰之事。則詳記之。偶通朝貢
則畧記之。其他固不記也。今言漢史者。喜說條支安息。言元史者。喜詳鄂羅斯印度。
此皆往日所通。而今日所不能致。且觀其政治風教。雖往日亦隔絕焉。以餘暇。攷此
固無害。若徒審其蹤迹。所至而不察其內政軍謀。何以致此。此外國之人。之讀中國

史非中國人之自讀其史也。五曰重文學而輕政事。夫文章與風俗相係固也。然尋其根株是皆政事隆污所致。懷王不信讒則離騷不作。漢武不求仙則大人賦不獻。彼重文而輕政者所謂不揣其本求之於末已。且清談盛時猶多禮法之士。詩歌盛時猶有經術之儒。其人雖不自襮於世而當世必取則焉。故能持其風教調之適中。今徒標揭三數文士以爲一時士俗皆由此數人持之又舉一而廢百也。揚權五弊則知昔人治史尋其根株。今人治史撫其枝葉。其所以致此者以學校務於耳學爲師者不可直說事狀以告人。是以遞而爲此能除耳學之制則五弊可息。而史可興也。吾所以致人於高明光大之域使日進而有志者不出此道。史學旣通卽有高材確士欲大治經術與明諸子精理之學者則以別館處之誠得其師。雖一二弟子亦爲設教。其有豪傑間出懷德葆真與宋明諸儒之道相接者亦得令弟子赴其學會。此則以待殊特之士而非常教所與也。能行吾之說百蠹千穿悉可以使之完善。不能行吾之說則不如效漢世之直授論語孝經與近代之直授三字經史鑑節要便。

讀者猶愈於今之教也。

右諸語。在金陵教育改進會已畧道之。殊不能盡。故今舉其全文如此。章炳麟識。





改訂

術

大炎



中古文考

劉師培申叔遺著

仁和龔氏自珍作說中古文立十二證。謂班志中古文尙書亦百兩之流。或並無此書。劉歆所僞。其說不然。中古文者。卽安國所獻古文尙書也。漢書劉歆傳。歆讓太常博士云。及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于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藝文志云。古文尙書出孔子壁中。孔安國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立于學官。由是而言。古文尙書。安國所得。旣獻漢廷。因藏秘府。中爲秘府之名。古與今文。示別。此卽藝文志所列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也。又案漢書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尙書。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故遷書多古文說。都尉朝授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常授徐敖。敖授王璜塗暉。暉授河南桑欽。後漢書儒林傳云。孔僖魯國人。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尙書。班范所記二事不同。是蓋安國得書。獻其故簡。別爲訓傳。錄貳以藏。用是師法。所傳迄於塗暉家法。所溉暨于孔僖。以准中書。其源實一。藝

文志言劉向以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此以古文校今文也。儒林傳言向以中書校百兩篇。此以真古文證僞古文也。龔氏顧曰：秦燒天下圖書，漢因秦宮室，不應宮中獨藏尙書。假使宮中有尙書，不應安國獻孔壁書。始知曾多十六篇，知弗然者，漢收圖籍，非謂詩書。若實有書，安國無緣再獻史文。云獻則是未有其書，是知中秘古文藏自武帝。既爲孔壁之書，卽匪嬴秦之籍。觀劉歆言安國獻古文，又言藏於秘府，伏而未發。成帝乃陳發秘藏，校理秘文。所云秘藏，卽謂中文之屬。所云校理，蓋卽劉向所司。是則劉向所觀安國所獻，既無殊本，應卽一書。龔氏所疑，不析自解矣。惟龔氏以降，窅說日興。說尙書者，益恢龔說，以爲孔壁之說，託自劉氏。東漢古文，杜林僞撰。今考後漢書儒林傳，言林于西州得漆書古文尙書一卷。衛宏徐巡傳之。于是古文復顯。又鄭康成書贊，謂書初出屋壁，皆周時象形文字。今所謂科斗書，案漆書形體，卽科斗文。尙書數家，惟孔壁之文用科斗，則林之所得，卽係壁書。蓋漆書原簡，秘府所藏。世亂因仍，秘書星散。故杜氏得之西州，非漆書出杜僞託也。又賈

達傳言父徽受古文尙書于塗惲。達傳父業。儒林傳又言扶風杜林傳古文尙書。同郡賈逵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是賈逵所訓。確屬壁經。上承父徽故訓之傳。旁稽杜氏漆書之本。蓋安國獻漢之書。塗惲傳徽之說。迄于賈氏萃彼大成。則東漢古文尙書乃合中古文及民間古文爲一者也。若易有中古文與費氏同。或係魯壁及河間所得。獻之秘府。雖漢書缺誌。亦非劉歆所僞也。

又案論衡正說篇云。孝景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爲殿。得百篇尙書於牆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視。莫能讀者。遂秘於中。外莫得見。至孝成皇帝。徵爲古文尙書學。東海張霸案百篇之序。空起百兩之篇。獻之成帝。帝出秘百篇以校之。皆不相應。佚文篇云。魯共王得佚尙書百篇。禮三百。春秋三百。百當論語二十一。篇。上言武帝遣吏發取。又曰。成帝讀百篇尙書。博士郎吏莫能曉知。徵天下能爲尙書者。東海張霸造作百二篇奏上。成帝出秘尙書以校考之。無一字相應者。據彼說。是尙書古文百篇完具。夫向歆親校秘文。班志宗原錄略。其所箸錄。僅古文五

十七篇。若益武成篇。僅增一。是知孔壁所得。非無缺篇。中秘所藏。亦非完簡。假如仲任所說。劉班均重古文。未應殺其篇目。至遣吏發取。尤與舊說弗符。蓋仲任在野。散儒。眇明故事。語出傳聞。不得典要。舍劉班而信仲任。弗啻執齊東之語。而疑君子之言也。送偽孔序謂五十九篇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

六祝齋日記

續第十一期

黃侃

禹貢地名噴隱表

經	異	說	今	異	古	無	徵
汙渭	傳言越汙而北入渭諸家皆同惟鄭注言褒灌于斜是言汙可通渭也						
黑水	傳西距黑水王肅云西據黑水鄭云自黑水而東至于西河鄭意以梁雍皆據此一黑水為界						
渭汭	傳水北曰汭馬曰入也說文水相入曰汭又謂汭有二此涇入渭之汭下渭入河之汭						
惇物	漢志右扶風武功云垂山古文以為惇物在縣東(水經作西)漢無極山碑有終南之惇物則不以為山名						

原隰	崑崙 史作	渠搜 志作 倭	荆山	大別
傳下濕曰隰詩云度其隰原卽此原隰是也原隰幽地	鄭云謂別有崑崙之山非河所出馬云在臨羌西	傳以爲二國（云織皮毛布有此四國是崑崙一析支二渠三接四）鄭以爲一國	志左馮翊襄德下云禹貢北條荆山在南下有彊梁原（在今朝邑縣）隋志載之富平縣誤	漢志六安國安豐云禹貢大別山在西南然經云漢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沔水注引地記古漢水東行觸大別山之阪南與江合據此云大別之阪則謂山下之地非卽山也（地記卽地說）必如是而後漢至大別乃可通（合黎醴皆言至于皆是水名
如馬說是金沙臨羌之崑崙山	非漢渠搜縣隋書以爲鎩汗國			或謂在安豐西南者廬大別之一面若其西南直至漢水入江處（沈荏說）

疑大別亦水名也

衡山

傳云衡山江所經

王云岷山南至衡山至為荒遠相距數千里不知山脈何以相承又衡山在江南九江在江北數淺原又在江南其文參錯尤難究悉

敷淺原

一作傳

漢志豫章郡歷陵云傳陽山傳陽川在南古文以為傳淺原通典以為在江州潯陽縣或以為在今鄱陽縣

合黎

志作藜

傳云合黎水名在流沙東鄭云山名水經作合離山在會水縣東北

黑水

鄭云今中國無也漢志益州郡滇池云有黑水祠

三危

與三危既宅之三危不審異同

陳澧以為即怒江

河	積石	降水 絳志作
	<p>志金城郡河關云積石山在西 南羌中(即大雪山元史誤為 崑崙)後漢書章懷注以龍支 縣之小積石為禹貢之積石通 典蔡沈元史踵其誤</p>	<p>志上黨郡屯留云桑欽言絳水 出西南東入海(當從河水注 引作漳)信都國信都云故章 河故庫池東入海禹貢絳水亦 入海鄭云降讀為下江反(此 非鄭語)聲轉為共河內共縣 淇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縣入 河此近降水也周時國於此地</p>
<p>禹分二渠其一潔川其一 北瀆王莽時空世俗名為 王莽河漢書謂之故大河 即禹河也周定王時河徙 由橫漳入海 故大河在東光合漳水至 章武入海(水經注徒駭 瀆連漳絳)</p>	<p>濁漳水注絳水逕屯留合 濁漳水又至武安合清漳 水又至信都國南宮其水 與隅體通為衡津又有長 蘆淫水之名絳水之稱今 漳水既斷絳水非復灋洛 矣又北絳水故瀆出焉逕 信都與張甲河故瀆同歸</p>	
<p>經不言河初原</p>		<p>王先謙疑即南宮 縣東南之虹江又 有破塘在縣東北 廿里</p>

者惡言降水改謂之共

志勃海郡莽曰迎河南皮縣莽曰迎河亭王橫說九河之地為海所漸(閻若璩云九當作逆)

於海又云漳絳俱得通稱信都復見絳名案絳水故瀆唐人謂之枯絳(見通典)

王曰古逆河當北起天津靜海滄州鹽山海豐及霑化北界而止至其入海則禹河與漢河同

逆河

漾

史作
漾志
作養

漢志隴西郡氐道云禹貢養水所出東至武都為漢武都郡武都云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沮縣云沮水出東狼谷南至沙羨南入江沔水注沔水一名沮水案沮水至武都合漾也又案氐道在蟠冢東西縣在蟠冢西漢所

後世因氐道至武都之漾水不可見乃專以沮水為漢原又別名一山曰蟠冢(沈荃說)陳澧以為漢世沮水為原

自周定王河徙歷漢及唐宋橫隴之決河已改流猶存京東故道自李仲昌開六塔河北流遂閉金明昌五年河徙自陽武而東注梁山灤分為二派汲胙之流遂絕元至元間又徙而合泗奪淮明孝宗時築斷黃陵岡更以一淮受全河汴泗沂亦全注之

出西縣之蟠冢也

滄浪之

水

史作蒼

三澨

北江

沱

傳云別流在荊州馬鄭皆以滄浪為夏水即漢之別流也地記

云水出荆山東南流為滄浪水

庚仲雍謂武當縣西卅里漢水中有州名滄浪洲麗道元以為漢沔水自下有滄浪通稱

傳云水名入漢說文澨埤增水邊土人所止者引書此文水經三澨地在郡郢縣北沱(馬鄭王同孔)鄭云在竟陵縣界

傳自彭蠡江分為三入震澤遂為北江而入海志會稽郡毗陵云北江在北東入海(水經同)志前氏道下云江東南至江都入海毗陵舉江南地江都舉江北地也然則志以北江為江之經流矣

傳沱東行志蜀郡汶江云江沱在西南東入江郫縣云禹貢江

<p>江 東 東 迪 之</p>	<p>東 陵</p>	<p>禮 史 馬 鄭 漢 王 皆 禮 作</p>	
<p>傳東溢分流都共北會為彭蠡 鄭云東迪者稱南江志丹揚石 城云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 入海會稽吳縣云南江在南東</p>	<p>志廬江郡下云金蘭西北有東 陵鄉水經東陵地在金蘭縣西 北決水注決水導源金蘭縣西 北東陵鄉大蘇山漢無金蘭縣 阮元以為廬江郡治後改舒</p>	<p>傳水名馬王同鄭以為陵名長 沙有禮陵縣</p>	<p>沱在西東入大江（水經亦有 二沱但不別白孰為禹貢之沱 ）鄭云郟縣江沱首不於此出 江原有郟江首出江南至犍為 武陽又入江豈沱之別歟</p>
<p>隋唐後諸志無及分江水 者惟近世阮元始本漢志 水經推求故瀆而究多難 明經戴東原說餘姚當為</p>			
	<p>東陵在河南商城 縣東南五十里轄 境直抵大江</p>	<p>漢志禮入沅水經 注禮會沅水入湖 庭經所謂禮或即洞</p>	

	滙	中江	濟
<p>入海說文江水至山陰為浙江 水經注沔水篇合南江浙江為 一水其餘三江之說多家不皇 備錄</p>	<p>傳以為彭蠡近人据班志以為 會具區即經之震澤也</p>	<p>傳有北則中南可知志中江在 丹陽蕪湖西南東至陽羨入海 (水經同)水經注中江東南左 會瀉湖西北即瀉湖由瀉湖 東出又東入太湖</p>	<p>水經注引應劭以為常山房子 之濟斥其非</p>
<p>餘杭</p>		<p>寔宇記中江即荆溪宋傳 寅云即蕪湖斷港元和志 以為當塗縣蕪湖水西北 流入大江則元和以前中 江水已不復東然唐末楊 行密將臺濛作五堰於中 江宋又嘗廢之(見東坡 奏議)宣和間詔開江東 古河自蕪湖至鎮江洪武 中蘇浙運道尚由東壩直 達金陵永樂初東壩改築 土壩自是湖水絕不復東 矣</p>	<p>水經注朱溝水分流為奉 溝水其流合沁水先儒以</p>
		<p>中江出湖入海之 道無聞焉或謂松 江誤或謂為劉河 口皆無明證</p>	

泗	淮	汝	
<p>志魯國卞縣云泗水西南至方 與入沛(當作入沛渠)謂泗入 荷也志濟陰乘氏云泗水東南 至睢陵入淮此泗當作荷謂荷</p>	<p>經云自桐柏傳山在南陽之東 志稱桐柏大復山水經淮水出 平氏縣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 注云西流爲醴東流爲淮潛流 地下卅許里東出桐柏之大復 山南</p>		<p>志云沛至武德入河水經注至 温縣入河</p>
<p>水經泗水注於湖陵下仍 補至泗陽入淮</p>		<p>濟水注濟水故瀆至壽張 合汝水所謂清口也述征 記曰清河首受洪水北注 濟或謂清即濟也禹貢濟 東北會於汝今枯渠注鉅 澤鉅澤北則清口清與汝 會又云濟水過須昌通得 清水之目</p>	<p>爲濟渠故曰至武德入河 又曰當王莽世川瀆枯竭 其後水流逕通津渠勢改</p>

合泗而後入淮也

渭

經云自鳥鼠同穴志同渭水注
出首陽縣首陽山渭水亭南谷
別水出鳥鼠山渭水谷禹貢所
謂渭出鳥鼠

鳥鼠同

志傳以為一山地說及鄭鄭以
為鳥鼠一山同穴又一山鳥鼠
乃同穴之枝榦渭水出其中

穴

澧

志作
鄠一
作豐

關中諸水歷代鑿引多非
故績詩云豐水東注志云
鄠水北流足明之矣

漆沮

傳二水名(阮元以為二當作
一)亦曰洛水志云沮水出北
地郡直路東西(一字當到)入
洛說文沮作澹水經注沮水分
為二一為濁水俗謂之漆水又
謂之漆沮水入渭其一為沮水

疑禹貢但舉杜陽
之漆與直路之沮
沮下流入洛仍為
沮水而不舉出襄
德之洛

入洛故洛亦蒙漆沮之名水經
又別有漆水入渭實注岐水而
後入渭

熊耳

經云導雒自熊耳志宏農郡上
雒云禹貢雒水出冢領山東北
至鞏入河熊耳獲輿山在東北
雒水注雒水出冢領山又東逕
熊耳山北

右表隨手編次。暇日當徧檢禹貢志漢水經注諸家攷訂之書詳正之。
六日人定後記



師鄒齋經義偶鈔

續第十期

尤程鑣

釋昌言義

書今古文有文異而音誼皆同者。如虞書昌言。古文作昌。今文作黨。昌聲。近得通。故其誼自同也。孟子趙注引是經黨加言旁。釋文引李登聲類字亦同。則係晚出字。非今文作黨本加言旁也。惟班固西都賦及劉寬碑黨字皆作言旁。東漢以前蓋未之見。故說文祇收黨字。黑部。黨不鮮也。若以相反爲誼。則可訓美。如亂可訓治。落可訓始。皆其例。故廣雅釋詁黨訓美。昌說文美言也。史記夏本紀作禹拜美言。此以誼訓易經字。而經之訓昌爲美。卽於此可證。惟昌與黨皆訓美。故今文家亦有作昌不作黨者。如史記用今文歐陽說。夏本紀帝舜謂禹曰汝亦昌言字作昌是也。然則作黨者乃大小夏侯本耳。枚傳不明今文黨字誼。見爾雅釋詁昌訓當。遂以當釋古文昌字。不知爾雅多段字。敵彊應丁之訓當。爲相當字。昌之訓當。卽黨字之段也。莊子公而不當。釋文當本作黨。此卽當黨音同得段之證。如謂下四字皆訓相當之當。昌

字不應獨異誼。則台朕賚界卜陽皆訓予。何以台朕陽爲予我之予。賚界卜爲賜予之予乎。竊謂賚界卜之訓予者。予爲與之段字。昌之訓當者。當爲黨之段字。其例一也。不以今文釋古文。而取黨相段之當字釋之。不已僨與。然則禹拜昌言曰兪者。謂禹拜美言也。禹汝亦昌言者。謂禹汝亦當陳美言也。師汝昌言者。謂效法汝之美言也。近之治書者。亦知古文之昌當訓美。而今文之黨。則以爲昌之段字。謂段玉裁陳喬樞諸儒不知黨亦有美誼也。至僞傳之誤會釋詁文。更未有能發其覆者。

釋既載壺口義

壺口屬冀。冀與兗皆最下之區。既載。漢儒屬上讀。謂載之言事。事謂作徒役。此鄭君說與王

肅微異本不作始治水解。自宋毛氏晃蘇氏軾屬下壺口爲句。始以既載壺口爲始有

事於壺口。故朱子謂今人蘇即指毛二氏說禹治水始於壺口。然既載即屬上讀。而所謂作

徒役者。即作徒役以治水也。是治水始於壺口。漢儒已有此說。朱子不信。據虞書決

九川畚賦滄例。謂當從低處下手。蔡氏敦信師說。亦以舊說爲疑。不知治水當先下

流。漢儒固早言之。鄭君此經注云治水從下起以襄水害易也。朱子謂治水當始於碣石九河者。殆未即

當時形勢疏治之宜一審之耳。案冀州三面距河形勢之下與兗州等。壺口鄭君據

地理志謂在河東北屈。即今山西平陽吉州西南七十里壺口山。黃河之水注其中

如壺然者是也。說見地理今釋。與左哀四年傳齊國夏伐晉所取之壺口。及水經注所云汾

水南與平水合水出平陽西之壺口皆別在冀之西界與雍州僅一河之隔而兗州

則在冀之東南界也。觀下道水文同為逆河入於海可知。彼云又北者非統冀一州

而言。謂在冀之北。乃自積石迤邐而至九河與逆河合流而入於海者。則為又北也。

規冀之全境。自偏西之沙漠北至極南之偏西界。皆與雍州接壤。即為壺口。約有二千四百

餘里。自偏東之大遼水北至極南之偏東界。即為逆河。僅有一千八百餘里。冀之形

勢。隨河之曲折而斜。其偏西與雍接界者。地略高。偏東南與兗接界者。地最下。雍地高冀地

西界接雍。故知其略高。兗地下。冀東南界接兗。故知其最下。碣石為冀州入海之門戶。承河之下流而不急治者

以逆河與兗分水。兗水自此入海。不入冀界。雖緩治之不為害。若壺口適承雍州上

流。之。衝。爲。雍。水。入。冀。之。要。害。不。首。闢。之。則。勢。若。建。瓴。平。地。將。皆。爲。巨。浸。此。當。時。山。川。形。勢。疏。治。得。宜。舍。此。實。無。下。手。處。也。鯀。惟。但。治。太。原。不。知。先。治。若。口。故。績。用。弗。成。禹。必。先。事。壺。口。梁。岐。而。後。修。鯀。舊。跡。自。太。原。以。至。岳。陽。亦。以。壺。口。山。在。龍。門。下。口。河。勢。至。此。一。束。必。鑿。之。使。廣。而。後。水。之。激。而。妄。行。者。可。使。之。漸。歸。於。道。顏。師。古。謂。冀。爲。堯。所。都。故。治。水。自。此。始。猶。未。免。以。私。意。度。禹。也。九。州。惟。冀。當。分。治。者。爲。最。高。之。雍。適。當。其。西。故。也。治。水。始。自。壺。口。何。嘗。非。從。低。處。下。手。孔。穎。達。謂。自。堯。而。下。皆。準。地。之。形。勢。從。下。向。高。亦。未。明。冀。之。高。下。故。爲。此。說。耳。

釋桑土既蠶義

桑。土。地。名。也。既。蠶。明。是。處。之。水。患。已。平。鄭。君。謂。其。地。尤。宜。蠶。桑。因。以。名。之。今。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是。也。桑。土。猶。雲。土。詩。鄘。風。之。桑。中。卽。其。地。與。雲。土。左。定。四。年。傳。作。雲。中。爲。一。例。樂。記。謂。之。桑。間。鄭。以。今。證。之。是。漢。時。猶。仍。其。名。然。則。桑。土。非。泛。言。宜。桑。之。土。但。禹。貢。地。理。其。命。名。皆。有。誼。可。尋。土。以。桑。名。必。其。土。之。宜。桑。更。甚。於。他。處。猶。壺。口。

山以龍門之水下注如壺然。故名之。特彼以形言。此以性言。爲微別耳。既蠶與冀州云既載。恒衛云既從。大陸云既作。九河云既道。雷夏云既澤。嶠夷云既畧。大野云既豬。三江云既入。沱潛云既道。滎波云既豬。嶓岷云既藝。弱水云既西。漆沮云既從。荆歧云既旅。三危云既宅。九澤云既陂。例同。鄭獨無說者。桑土命名之誼。僚則既蠶可不煩言而解。蔡氏沈王氏炎王氏樵皆不以桑土爲地名。不知桑土雲土文本一例。今攷其地。尙能塙鑿指之。樂記注桑間在濮陽南。郡國志濮陽屬東郡。劉昭注引博物記所謂桑中在其中者是也。在春秋爲衛地。僖三十一年。衛遷於帝丘。杜注謂帝丘今東郡濮陽縣也。說與郡國志合。詩邶鄘衛譜正誼亦以桑土爲地名。但書疏僅言其誼。不免啟後儒之聚訟。濮州舊志謂堯之桑。濮爲上。此卽其地尤宜蠶桑之證。秦處度蠶書謂濟河之間。一婦不蠶。比屋詈之。案濟河與濮水相連。水經注濟水篇言濮渠故瀆。自濟東北流爲高梁陂。其可信也。秦氏得之目驗。此必風土相沿。因桑土之尤宜桑。而化漸及於隣國。故至宋時。濟河蠶事猶盛。朱氏壬願謂齊桓塞九河。

而後不能復故道。河勢屢移。禹跡蕩然。深爲克患。土仍不宜桑。吾不知何所據而爲此臆說。

禹貢三江攷

三江之名。禹貢外。又見周禮職方氏爾雅國語史記吳越春秋水經注諸書。而各家所指之地。則又言人人殊。班志以松江爲南江。永陽江爲中江。大江爲北江。司馬彪司馬貞王安石諸人皆從之。近錢氏塘許氏宗彥亦申其說。然班氏三江皆就大江言。則大江自西南來。至蕪湖枝分爲永陽江。不得爲中江。吳松承江之下流。最東。不得爲南江。而大江之不當偏言北。更不待辯。此漢志之不足據也。鄭君書注以左台漢爲北江。會彭蠡爲南江。岷山居其中。爲中江。近胡氏渭宗之。然如文所言。則北江卽夏口以北。南江卽湖口以南。中江卽自夏口至湖口之中。而不知。惟有一江。不得分爲三。竊謂未敢附和。此鄭注之不足據也。括地志本此。蘇氏益有味。別之說。蔡九峯曾駁之。 僞孔傳以爲三江自彭蠡分爲三而入震澤。自震澤復分爲三而入海。不知江漢二水。至漢陽合

流。又數百里達湖口。與豫章江會。曲折數千里而入海。此卽彭蠡。是未嘗分爲三。未嘗入震澤也。而隋煬帝未鑿以前。震澤本不與江通。更不待言。賈公彥周禮疏本此爲說。但不以三江之入爲入震澤耳。其失正與傳等。此僞孔之不足據也。盛宏之荊州記。畧變鄭孔之說。以江出岷山至楚都爲南江。東會於彭澤。經蕪湖爲中江。東北至南徐州爲北江。說見初學記。說文徐氏注從之。其說蓋本漢志舊注。然仍以一江強分爲三。不知自湖口至吳松數千里間可分者甚多。何獨取此三者而名之。此荊州記之不足據也。張守節本廋仲初吳都賦注。以松江東江婁江爲三江。陸德明說亦同。薛季龍朱樂圃蔡九峯輩皆然其說。然東江婁江爲吳松支港。孔冲遠曾駁之。三江規揚州全域不當就一隅言之。此張守節說之不足據也。虞氏志林亦以松江東江婁江爲三江。而謂松江到彭蠡分爲三道。則以江水爲逆流。更謬。金仁山謂太湖之下。原有三江。吳松乃其一。而其餘二江不能塙指其處。則其說之不足據。與張雖異而實同。至章昭以松江浙江浦陽江爲三江。則惟近毛奇齡專主其說。夫松江浙江是矣。而浦陽江則卽今之錢青江。乃錢塘之支流。安

足當禹貢之三江。其說與或以浙江浦江剡江爲三江。同一不足據。更有以青龍江白鶴江吳松江爲三江者。不知青龍乃三國孫權停青龍戰船於此防海。故名白鶴。自宋嘉祐間開浚。以駐糧船。豈可附會其說。以求合於禹時之三江。惟水經沔水下篇注引郭景純謂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初學記以爲韋昭之言其引誤其說最允。案岷江卽大江。自荊州而來。至揚州界。則謂之揚子江。是水之各雄長一方者。自揚州西南言之。則爲岷江。毛大可謂旣以之表荆。不當復以之表揚。則淮一水也。何以徐州揚州並著其文乎。毛說之泥。亦可知矣。自揚州東南言之。則爲浙江。水經注謂之漸江。其入海也。力大身雄。長亘千餘里。湯湯下泄。歸於尾閭。雖古揚州域東南非盡於浙。而水之大者。惟浙爲最。自揚州東言之。則爲松江。此三大水皆在揚州之域。其爲禹貢之三江無疑。近全祖望亦從其說。但以爲南距荆楚。東盡於越。中舉句吳。則方位未免攷耳。顧處士泥於導江文有中江北江。遂以揚子江爲北江。吳松江爲中江。錢塘江爲南江。不知禹貢中江北江。本非三江中之二。不得以二說強合爲一。蒙以郭數

浙江爲然者。國語。范蠡曰。與我戰。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也邪。浙江若不在內。則本系吳地。何得云與我戰。子胥曰。吳之與越。三江環之。若三江皆據大江。言則足以環吳者。必不足以環越。三江之必數浙江。此其明證。他若山海經。郭注。汶山郡有岷江。大江所出。嶮山。中江所出。岨山。北江所出。海內東經。又謂大江出汶山。北江出曼山。中江出高山。此皆在夔以西。與禹貢揚州之三江無涉。楊用修據此。謂得其上流。誤矣。



詞言通釋卷四

鍾 歌

者

說文四上白部者。別事詞也。从白。即自。栗聲。栗。古文旅字。

通作諸。儀禮士昏禮記曰。視諸衿鞶。鄭注。諸之也。桓十四年左傳曰。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易也。杜注。諸之也。齊語曰。輕過而移諸甲兵。魯語曰。行諸國人。韋注並云。諸之也。論語學而篇曰。告諸往而知來者。孔注。諸之也。文選思元賦曰。疇克謀而從諸。舊注。諸之也。諸又訓于。廣雅釋言曰。諸於也。禮記射義曰。射求正諸已。注。諸猶於也。莊子曰。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司馬彪曰。諸於也。

又通作都。爾雅釋詁曰。都於也。孟子萬章篇曰。謨蓋都君。咸我績。趙注。都於也。漢書司馬相如傳曰。揆厥所元。終都攸卒。集注云。都於也。

又通作之。之指事之詞。或訓是。訓於。訓諸。訓其。本字皆作者。訓是者。詩蓼莪曰。欲報之德。箋之。猶是也。禮記大學篇曰。之子于歸。鄭注。之子。是子也。莊子知北游篇

曰。知以之言也。司馬注之是也。又書無逸篇。惟耽樂之從。漢書鄭崇傳。作惟耽樂是從。訓於者。釋詞曰。大戴禮事父母篇曰。養之內不養於外。則是越之也。養之外不養於內。則是疏之也。之亦於也。互文耳。訓諸者。孟子滕文公篇曰。禹疏九河。濬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推淮泗。而注之江。之亦諸也。互文耳。故詩伐檀篇。實之河之側兮。漢書地理志。實之作實諸。襄二十六年左傳。棄諸隄下。五行志。棄諸作棄之。訓其者。詩采芣篇曰。之子于狩。言韋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之亦其也。互文耳。故孟子公孫丑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周官載師注。引此爲之氓作其氓。

又通作是。釋詞曰。是猶之也。詩氓曰。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曰。平人而有慮者。使是治國家而長百姓。襄十四年左傳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上是字皆與之同義。字亦作氏。大戴禮帝繫篇曰。黃帝娶於西陵氏之子。謂之嫫祖。氏產青陽及昌意。言寔生青陽及昌意也。寔卽是見下。

又通作時。書堯典曰：黎民於變時雍。傳：時是也。詩駟鐵曰：奉時辰牡。十月之交曰：豈曰不時。文王曰：帝命不時。毛傳並云：時是也。宣十二年左傳曰：鋪時繹思。注：時是也。周語曰：肆於時夏。韋注：時是也。孟子梁惠王曰：時日曷喪。趙注：時是也。史記五帝紀曰：時播百穀草木。集解引王肅注：時是也。文選東京賦曰：日止曰如。薛注：時是也。諷諫詩曰：時靡不練。注：時是也。

又通作寔。爾雅釋詁曰：寔是也。詩小星曰：寔命不同。傳：寔是也。文選西京賦曰：寔爲咸陽。薛注：寔是也。字亦作實。實寔同聲相假。故詩燕燕曰：實勞我心。釋文云：實亦作寔。韓奕曰：實墉實壑。實畝實藉。箋云：實是也。當爲寔。楚辭抽思篇曰：實沛徂兮。注：實是也。

又通作適。釋詞曰：適猶是也。荀子王霸篇曰：孔子曰：審吾所以適人。適人之所以來我也。上適字訓爲往。下適字訓爲是。又呂氏春秋胥相篇曰：其貌適吾所甚惡也。言是吾所甚惡也。劉歆與楊雄書曰：今聖朝留心典誥。發精於殊語。欲以驗考。

四方之事。適子雲攘意之秋也。言是子雲攘意之秋也。

之又通作旃。旃之旃聲轉相借。故詩陟岵曰。上慎旃哉。傳云。旃之也。桓十年左傳曰。虞公求旃。襄二十八年傳曰。其將聚而殲旃。注並云。旃之也。漢書王貢傳曰。茲舉以旃。注云。旃之也。

者又引申爲歎詞。通作都。書堯典曰。籙兜曰都。傳云。都歎美之辭。

尙

說文二上八部尙。曾也。庶幾也。从八。尙聲。

曾之誼。字通作當。釋詞曰。當則也。墨子辭過篇曰。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也。當爲宮室不可不節。又曰。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爲衣服不可不節。又曰。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爲飲食不可不節。當字並與則同義。案則之本字爲曾。見下。庶幾之誼。字亦作上。詩陟岵篇曰。上慎旃哉。漢石經上作尙。是其證也。又通作當。釋詞曰。當猶將也。儀禮特牲饋食禮記。佐食當事。則戶外南面。鄭注曰。當事。將有

事而未至是也。當又爲或然之詞。墨子法儀篇曰：然則奚以爲治法而可。當皆法其父母奚若。兼愛篇曰：當使若二士者。言行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當訓儻或也。字亦作黨。荀子天論篇曰：怪星之黨見。黨見或見也。史記淮陰侯傳曰：恐其黨不然。言恐其或不然也。亦作儻。莊子繕性篇曰：物之儻來寄也。釋文：儻崔本作黨。漢書伍被傳曰：黨可以徼幸。集注：黨讀曰儻是也。又通作殆。禮記檀弓曰：夫子殆將病也。又曰：不殆於用殉乎。鄭注並云：殆幾也。荀子彊國篇曰：雖爲之築明堂於塞外。而朝諸侯殆可矣。楊注：殆庶幾也。殆又爲將然之詞。釋詞曰：書顧命曰：殆弗興弗寤。殆猶將也。又通作庶。爾雅曰：庶幸也。詩素冠曰：庶見素冠兮。抑曰：庶無大悔。江漢曰：王國庶定。鄭箋並云：庶幸也。禮記檀弓曰：其庶幾乎。孔疏：庶幸也。論語先進篇曰：回也其庶乎。皇疏：庶幾也。庶幾又訓爲尙。爾雅釋言曰：庶幾尙也。字亦作恕。尙又但爲發聲之詞。通作誕。釋詞曰：誕發語詞也。書大誥曰：殷小腆。誕敢紀其敍。

又曰。誕鄰胥伐於厥室。君爽曰。誕無我責。多方曰。誕作民主。詩皇矣曰。誕先登於岸。生民曰。誕彌厥月。誕實之隘巷。誕實匍匐。誕后稷之穡。誕降嘉種。誕我祀如何。諸誕字皆發語詞。又爲句中助語。書大誥曰。肆朕誕以爾東征。是也。

又通作迪。誕迪聲轉。故釋詞曰。迪發語詞也。書般庚曰。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君爽曰。迪惟前人光。施於我冲子。立政曰。古之人迪惟有夏。諸迪字皆是語詞。又爲句中語助。酒誥曰。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是也。

又通作噬。釋詞曰。噬發聲也。詩有杕之杜曰。噬肯適我。言肯適我也。字亦作逝。詩日月曰。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碩鼠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桑柔曰。誰能執熱。逝不以濯。逝皆發聲。不爲義也。

又通作式。詩式微曰。式微式微。胡不歸。鄭箋。式發聲也。

尙。又有猶。誼由曾。誼引申。詩小弁曰。尙求其雌。鄭箋。尙猶也。家語五刑篇曰。尙必明其典法。以申固之。注。尙猶也。又詩抑曰。尙可磨也。史記晉世家作猶可磨也。此

其證。

只

說文三上部首。只。語已詞也。从口。象氣下引之形。

字亦作咫。釋詞曰。只。詞之耳也。晉語曰。文公學讀書於臼季。三日曰。吾不能行咫。聞則多矣。咫與只同。楚語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咫亦與只同。亦作軹。莊子大宗師篇曰。而奚來爲軹。釋文引崔注。軹。辭也。亦作旨。詩曰。樂只君子。左傳襄十一年二十四年及昭十三年引詩並作樂旨。君子。隸釋衡方碑亦作樂旨。君子。通作止。詩草蟲曰。亦既見止。亦既覯止。傳曰。止。辭也。抑曰。告亦舊止。箋曰。止。辭也。禮記大學篇曰。於緝熙敬止。孔疏。止。辭也。史記扁鵲倉公傳曰。不可曲止。索隱。止。語助也。漢書元帝紀曰。民亦勞止。顏注。止。語助也。又通作諸。文五年左傳曰。不祀忽諸。服杜注並云。諸。辭也。桓六年公羊傳曰。其諸以病。何注。其。諸。辭也。禮記郊特牲曰。或諸遠人乎。孔疏。諸。語辭。

又通作之。爾雅釋詁曰：之間也。僖二十四年左傳曰：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杜注之，語助。釋詞曰：之，猶與也。書立政曰：惟有司之牧夫。考工記梓人曰：作其鱗之。而禮記月令曰：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謂保介與御者之間也。文十一年左傳曰：皇父之二子死焉。賈注曰：皇父與穀甥，牛父三子皆死，杜注同。成十六年傳曰：潘尫之黨。襄二十三年傳曰：申鮮虞之傳摯。諸之字皆訓與。又之猶若也。僖三十三年左傳曰：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宣十二年傳曰：楚之無患，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成二年傳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皆上言之而下言若之亦若也。互文耳。凡之字訓若訓與或爲語詞者，皆以只字爲語根。

只又訓則。字作咫。釋詞曰：咫，詞之則也。賈子淮難篇曰：陛下於淮南王，不可謂薄矣。然而淮南王天子之法，咫矜促而弗用也。皇帝之令，咫批傾而不行。又曰：陛下無負也。如是。咫淮南王罪人之身也。又曰：是立咫泣沾衿。臥咫泣交項。諸咫字並

與則同義。故連語篇。牆薄咫。亟壞。繪薄咫。亟裂。器薄咫。亟變。酒薄咫。亟酸。新序。襍事篇。咫並作則。

通作是訓。則大戴禮王言篇曰。教定是正矣。家語作教定。則本正矣。鄭語曰。若更君而周訓之。是易取也。章註曰。更以君道導之。則易取也。

冬

說文十一下。欠水音部。冬。四時盡也。从欠。欠聲。欠。古文終字。經傳用終爲語詞。既也。王

念孫曰。終。詞之既也。僖二十四年左傳注曰。終。猶已也。已止之已。曰終。因而已。然之已。亦曰終。故曰。詞之既。

也。詩終風曰。終風且暴。言既風且暴也。燕燕曰。終溫且惠。淑慎其身。言既溫且惠也。北門曰。終窶且貧。莫知我艱。言既窶且貧也。伐木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言既和且平也。甫田曰。禾易長畝。終善且有。言既善且有也。正月曰。終其永懷。又窘陰雨。言既長憂傷。又仍陰雨也。又葛藟曰。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言既遠兄弟也。鄭揚之水曰。終鮮兄弟。維予與女。言既鮮兄弟也。定之方中曰。卜云其吉。終然允臧。然

猶而也。言既而允臧也。字亦作衆。釋詞曰。詩載馳曰。許人尤之。衆穉且狂。衆讀
 爲終。終既也。穉驕也。管子尹知章注。穉驕也。言既驕且妄也。



周禮政詮續第九期

但 獵

迹人掌邦田之地政。爲之厲禁而守之。凡田獵者受令焉。註。令。謂時與處也。釋曰。云時與處者。謂若仲春仲夏仲秋仲冬。是其時。云處者。謂山澤也。其受令者。謂夏官主田獵者。按日本田地。主得呈明地方長官。限十年內。以該地爲禁獵區。地方長官爲蕃育鳥獸起見。亦得區畫禁獵區域。其在普通。亦嚴時與處之限制。如御獵場、道路、公園、寺院、墓地、民舍相近之地。不得狩獵。皆地禁也。日沒後日出前。不得狩獵。每年自十月十五日至翌年四月十五日止。逾限不得狩獵。皆時禁也。與周官法制。若合符節。

又禁彘卵者。與其毒矢射者。註。爲其夭物。且害必多也。按日本明治三十四年狩獵法。凡狩獵。僅許用獵銃及他法定之獵具。其用毒烈器械及設陷阱者。皆干例禁。與周官同。

礦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爲之厲禁以守之。按礦產爲國家致富之源。不能率任一

私人壟斷。日法。凡金銀銅鐵炭油等礦。不在土地所有權內。非經國家核准。不得私探。餘礦不在此限。依日法。礦業權係私法上之權利。爲官府之所特許者。而同一礦業權之中。又判試掘權與探掘權二種。試掘權爲監督礦山有司之所予。乃爲研究有無礦物。及礦質屬於何種。是否精良。而試行開採者也。探掘權乃農工商務大臣所予。有繼續探掘之權者也。非日本臣民不能有礦業權。遵照日本法律開設之公司。外人不得干與。其限制之嚴。又非他種禁例可比。周官所爲厲禁。雖不得詳。然其用意。古今中外一也。

又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註物地。占其形色。知鹹淡也。授之。教取者之處。日法。凡業礦者。須在礦區範圍之內。視礦之種類。定區域之廣狹。有絕不爲礦區者。如皇城離宮要塞是也。有須經官府許可者。有官府雖經許可。尙須地主或關係人之承諾者。如道路公園運河等處。關係私人利害。甚重且切。固不能以官權強制行事也。惟私人亦不得無故阻撓。國家恢張礦業權。得強制收用該土地。如有異議。歸

監督礦山署審理曲直。此則立制較周官尤密。蓋時爲之也。

囿人掌囿游之獸禁。註謂養獸以宴樂視之。案此所謂囿。殆與今之動物園相類。

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蔬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之。又舍人以歲時縣種。種之

之種云云。日本各府縣設有農業試驗場。將曾經核出成效。一一羅列。使農民有所

觀感效法。國家歲撥巨帑。以資獎勵。又有農會。以協謀改善農事爲旨趣。凡經官署

許可之農會。法律上認爲法聯。日本譯有未加入者。可由官署命其隨時加入。在市

町村則有市町村立農會。在郡則有郡立農會。在府縣則有府縣立農會。國家歲以

萬五千圓助全國農會。垂爲例。此則不僅在官之職。又非舍人所得賅也。

大宗伯以禘禮哀圍敗。註謂同盟者會合財貨。以更其所喪。釋曰。謂其國見圍。入而

國被禍敗。喪失財物。則同盟之國會合財貨歸之。以更其所喪也。必知禘是會合財

貨。非會諸侯之兵救之云云。此爲當日同盟國國際間之禮式。在國際條約之外者。

不可不知。

又以嘉禮親萬民。註嘉善也。所以因人心所善者而爲之制。又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案日本民法總則第二節第三條載明以滿二十歲爲成年。又親族法第七百六十五條。男非滿十七歲。女非滿十五歲。不得婚嫁。中國之冠禮卽成年之法例。而婚禮卽嫁娶之法例。不曰嘉法而曰嘉禮者。當時法學之疆域未宏。不若禮之所範圍者廣也。釋謂禮始於冠。旣冠。責以爲人。父爲人子。爲人臣之禮。案禮當釋作法。其曰責以爲人。父之禮者。言在親族法上。對於未成年之子。有親權也。其曰爲人子之禮者。言在親族法上。有爲戶主及承受先代財產之權也。曰爲人臣之禮者。言在公法上。有入官奉公之資格也。

章太炎曰。言法言禮。其實皆由本義引申。法本刑律。其字從鷹。禮本祀神之典。其字從示。後乃用于佗處耳。

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壹命受職。註始見命爲正吏。釋云。始見命爲正吏者。對府史胥徒非正吏。以其府史胥徒皆官長所自辟除。未得王之命。故以士得王命者爲

正吏也。案日本判任官。皆由其長辟除。奏任官則須奏請天皇。始得任用。此所謂受職者。卽猶日法由判任進而爲奏任也。

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註鄭司農云。陰德。謂男女之情。天性生而自然者。過時則奔隨。先時則血氣未定。聖人爲制其中。令民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以防其淫佚。令無失德。案今日俗上流人士婚嫁。與中國古制適同。而中國早婚之弊。滔滔皆是矣。

又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註陽德。謂分地利以致富。富者之失。不驕奢則吝嗇。故以和樂防之。蓋一國之財用。握於富者之手。驕奢則事業末由興殖。吝嗇則資本滯而不流。欲民和而物得其理。不可不於此三致意也。

大司馬掌建邦國之九法。一曰均守平則。以安邦國。註諸侯有土地者均之。尊者守大。卑者守小。則法也。案此實含有國際公法之精義。其曰均守者。此疆爾界。各治其土。大者不得侵小。小者不得凌大。猶今日各國均勢之局也。其曰守則者。國際事宜。

以約章爲準。不得設爲苛例。啓釁端而害安寧也。又比小事大。以和邦國。註謂使大國親小國。小國事大國。相合和也。案大國殆如今國際法之宗國。小國卽今國際法之附庸國也。宗國與附庸國之關係。可依次及之一。附庸國除受攻擊得捍禦外。非受宗國之允諾。不得與外國開啓戰端。又不得向宗國稱兵。果有之。在國法上視爲內亂而已。蓋附庸國無論對於何國。無宣戰之權。不獨於宗國也。

候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註道治。治道也。國語曰。候不在竟。譏不居其方也。其職似與今之交通警察同類。

環人掌察軍慝。註陰姦也。視軍中有爲慝者。則執之。此則日本憲兵之職也。

又訟敵國。註敵國兵來。則往之與訟曲直。若齊國佐如師。又降圍邑。註圍邑欲降者。受而降之。傳曰。齊人降鄆。案此又與國際法上之軍使同。何謂軍使。一國之軍營與他國之軍營遣一介之使。齎消息往來其間。如春秋之行人是也。其爲國家所遣之議和大臣。乃國際間之使臣。非軍使也。不可不辨。

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釋曰。司險掌畿外阻固。其職權一部分。頗與要塞司令相類。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與今各國軍諮府職掌同。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通其財利。此猶今郵傳部之路政司也。

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正歲則布而訓四方。而觀新物。猶今各國每年之編輯年鑑。列載各國政俗。宏綱細目。網羅不遺也。

擯人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國而語之。使萬民和說。而正王面。註面。猶鄉也。使民之心曉。而正鄉王。案今各國政黨各標政綱。游說都邑。務使民說。其政然後可以出。而秉國誠。以主權在民。非是則無由得其信任也。乃反觀周制。王者所行亦必先此。以服媚百姓爲心。則其不敢絲豪有所專制明矣。謂爲憲政基礎。誰曰不宜。

軍刑不隸於常法。則當日之有軍法會議可知。鄉刑卽今城鄉鎮自治機關所設罰則。官刑卽今日本之行政法。國刑卽中國之刑律是也。

章太炎曰。軍刑出於臨時。自無常法。可守。官刑則處分則例近之。國刑自爲刑律。唯鄉刑近代不用。若明世申明亭之設。但以虛言懲戒。則亦非周之鄉刑也。大抵鄉飲有釡撻之罰。是爲鄉刑。

大司寇凡害人者。置之園土而施職事焉。註施職事以所能役使之。日法囚徒各因其身分執業技能。役以職事。其使囚人供職之由。約有三端。人生而有動作自活之權利。雖麗於法。然徒食幽禁。終日無所事。其苦亦不可耐。故曰供役非懲創囚徒之具。此其一也。無恒業則無恒心。囚徒在獄中。習藝已成。期滿謀生較易。此其二也。民生在勤。聚不逞之徒。而使之坐食良民之脂膏。於理不洽。課以職役。藉其所得。稍彌監獄之財用。亦計之得者。此其三也。

又以明刑恥之。註書其罪惡於大方版。著其背。日法囚服之背部。編列號數。而不著

其罪。一以生其羞惡。一以養其廉恥。

又以兩造禁民訟。註訟謂以財貨相告者。造至也。使訟者兩至。不至是自服不直也。夫民事辭訟。依私法擬斷。而私法之關係。一私人得左右之。此其大則也。日法采用聽任主義。與周官同。由斯以談。則不告不理也。一千人證。俱須兩造徑自聲明矣。兩造所未聲明事實。問官無迫令負責之權矣。

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案外朝與今日日本下議院同。而國危國遷立君等事。乃屬於議院之職權內事項。明定於此。猶今日日本憲法之有帝國議會一章也。

東案古者國有大政。則與國人共謀之。庶民直接參政。較代議制尤爲恢曠。溥徧外朝者。所以容衆。非卽下議院也。

又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於刑。用情訊之。至於旬。乃弊之。註用情理言之。冀有可出之者。十日乃斷之。日本法有預審制度。以收集證據。考權情實爲主。與周官同。

又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一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議賓之辟。日法。特赦之權。出於主上。非理官所得左右。故八辟之法。不箸於典章也。

八成。一曰邦洿。二曰邦賊。三曰邦諜。四曰犯邦令。五曰橋邦令。六曰爲邦盜。七曰爲邦朋。八曰爲邦誣。與日本刑法國事罪章第一節內亂罪百二十一條至百二十八條。又外患罪百二十九條至百三十四條所定。大致相同。

又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於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案清法院編制法草案第三十四條。凡大理院各庭審問上告案件。如解釋律例之意見。與本庭。或他庭成案有異。由大理院卿依律例之義例。開刑事科總會。民事科總會審判之。與周官同。

訝士掌四方之獄訟。諭罪刑於邦國。凡四方之有治於士者。造焉。註。如今郡國亦時遣主者吏詣廷尉議者。案法院編制法草案第三十七條第二項。大理分院各庭審

問上告案件。如解釋律例之意見。與本庭或他庭成案有異。須申報大理院請求總會審判云。與周官大致相同。

又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註往而成之。猶呂步舒使治淮南獄。案法院編制法第三十八條。凡特別案件。大理院認定關繫緊要。可就該處之審判廳。開大理院之法庭。審判其事。除由大理院臨時派遣推事外。得命該處之高等審判廳或地方審判廳之推事協同審判。但以三員爲限。與周官用意同。

又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法行之。犯令者刑罰之。註若今時加貴取息。坐贓。案日本民法債權篇總則第四百四條。凡生利息之債權。除曾經表明別項意旨外。其利率以年五釐爲限。與周官用意同。

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與日本新刑法執行猶豫用意相同。

又一赦曰幼弱。案幼者宜教而不宜罰。日法十四歲以內之罪人。於刑法上無責任。識者謂未成年者所犯之罪。如係自由刑。若執法治之。有害無益。當於各地方廣設

感化院收容不良子弟。以收潛移默化之功。殆亦所謂少者懷之之愷歟。再赦曰老旄。案近世各國刑法。以老者閱歷深而智識富。其麗於罪者。但察其是否心神恍惚。不能自主。初不因其老而加末減也。與周官異。

三赦曰蠢愚。日法。凡瘖啞者犯罪。由判官酌量情狀擬罪。又犯罪者如係心神耗弱。可從末減。與周官同。

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日法。凡證人在司法審判廳。關於民刑事事件。須先宣誓。然後發言。其他行政審判廳及懲戒審判廳之證人。同。不實者罰之。與周官同。

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註。擯者。擯而見之。王使得親言也。受其幣者。受之以入告其所爲來之事。案今各國互遣使臣。得謁見其國君。其他理事及尋常過境客員。僅得由本國使臣紹介。見其外務部長官或員司等。與周官受幣聽辭之制同。

章太炎曰。大行人。所以屬秋官者。其始蓋本主邦國交爭之獄訟耳。後遂爲典。

屬國之官

其萬民之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爲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於王。以周知天下之故。案今各國所派駐在外國使臣。於所在國事無巨細。多刺取告其本國。亦猶周官小行人之職也。

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註通賓客。以常事往來者也。路節。旌節也。四方。圻上。案路節。如今之護照。外人有欲觀光內地者。則予以護照。以利過行也。

銜枚氏禁蹠呼歎鳴於國中者。行歌哭於國中之道者。脩閭氏禁徑踰者。與以兵革趨行者。與馳騁於國中者。此與日本之道涂警察同。

蜡氏掌除骹。若有死於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楬焉。書其日月焉。縣其衣服。任器於有地之官。以待其人。日法。行旅人有死亡時。所在市町村長。應開明情況。相貌遺留物。

品其他備考事項。暫行掩埋。如不知其住址姓名。應將上記各項。揭示於公署之揭示處。或登官報及日報。俟探悉其住址姓名。則應通告其繼承人。如繼承人不明。則通告於扶養義務者及家族。或公共聯合。與周官同。

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於四畿。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櫜之。有相翔者。誅之。又凡道路之舟車鑿互者。敍而行之。禁野之橫行徑踰者。此交通警察所有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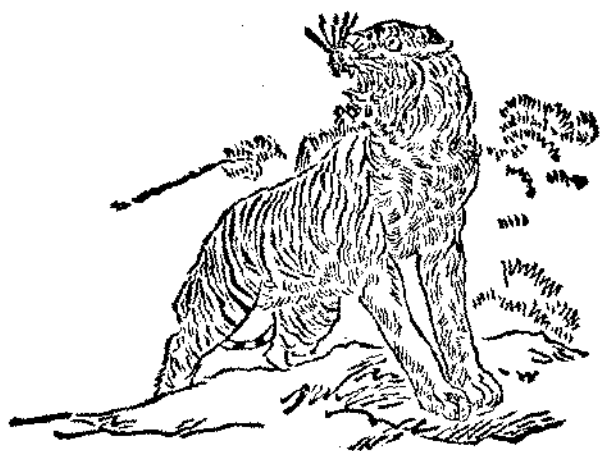
朝士凡士之治有期。日期內之治聽。期外不聽。此與今法時效消失免訴同。蓋經年累歲。證據湮滅。世已遺忘。故設此例。以省煩獄也。

自太府至外府。爲掌財之官。自司會至職幣。爲會財之官。太府爲財官長。其屬有下大夫二人。司會爲會官長。其屬有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掌財者之位卑而員數寡。會財者位尊而員數多。其故何哉。以此署之官。稽核他署之開支。非權力足以俯制。不免遷就。依違徇情。舞弊也。日法司出納者多小吏。而會計檢查院長。體如各部大臣。立法之意。亦如此矣。

周官貨財所入。其目不過太宰之九職九貢。民職所供。地征所斂。皆有常額定制。日法。中央官府財用。須與法律同。經議院協贊。始有效。征斂而無常法。則民將不勝其煩苛。其慎重之意。蓋有同者。

周官職內掌賦入之數。以逆邦用。職歲掌賦出之數。以待會計。職幣則掌幣餘之賦。歲終而會其出。其鉤考之者甚嚴。司裘歲終則會其裘事。掌皮歲終亦會其財。齎則當時實無事不會矣。日本會計檢查院之權限凡四。一、檢查國家會計。二、考核出入之總數。三、檢查補助會計。卽民間農工商各項公司。緝於資力。經官補助者也。四、遵照法令而檢查者。院制。院長一人。部長三人。另設檢察官。有監察會計官之會計之權。核算有違。會計官當之。其無事不會。與周官同。

(完)



唯識教義闡微

唐大圓

近世南京支那內學院。盛倡唯識之學。而歐陽竟無居士。因談中國唯識致衰之由。曾著唯識抉擇談。一唱三歎。又呵斥禪宗。執分別是識。不分別是智。依識染依智淨等語。爲誤會聖言。可謂當頭棒喝矣。然僅有破而無立。雖能摧伏他宗。猶未指示極端可持之勝義。使人生其欣慕。吾讀楞伽經云。八九種種識。如水中諸波等。始舉然遐思。軒然高舉。以爲我佛大慈大悲。早知後世必有誤認唯識。識字輕毀。唯識者。遂於談八識二無我五法三自性之經中。特開立第九識。此第九識。乃唯識中甚深極甚深秘密極秘密之義。不惟後世初研究唯識者。難以了解。卽窺基法師親炙獎師。專宏唯識者。亦不過就事論事。但云楞伽經中兼說識性。或以第八染淨別開而已。不知世人因聞經言。分別是識。不分別是智。遂由自己妄想分別。謂佛重智輕識。雖從聞思修入唯識觀。終不能離生死染污等。於是以唯識爲知解初門。旣知解已。勢必更求諸天台賢首三論禪淨等。以期行果。此唯識所由致衰微者一。又或見般若等大乘經中百十二門等大乘論處處破相顯性。而忌唯識爲有法相。此唯識所由致衰微者二。天台賢首等判教。迷執性相。以唯識僅爲大乘。

分始教。與三論同爲始教。三論破有。反居唯識之上。安知唯識是非。定非有之中道了義。此唯識所由衰微者三。禪宗自六祖以不識字能大振宗風。後人愈執離心意識。參句以爲一涉心意識。則無由得悟。此唯識所由衰微者四。

上述四種致衰之由。皆因誤認一識字。苟不祛彼黑幕。則恐盡未來際。鑄成大錯。安有解脫之望。於是大圓俯仰上下。高瞻遠矚。悲衆生之芸芸。方戲論以自陷。以無量之方便。闡皇皇之聖言。乃爲大獅子吼。曰。佛所以立九識者。以識之本體。卽眞如實際。無爲無漏。一眞法界。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爲假智詮所不能得之諸法。離言自相也。惟就用言。取相對義。假說隨煩惱相應之一分。爲識淨無漏相應之一分。爲智實則體皆是識。雖成唯識言。轉八識成四智。彼言轉依。謂轉捨依他起上徧計所執。及轉得依他起上圓成實性。皆就依他用上顯有轉變。至其本體。則捨無能捨。得無所得。六祖大師識智頌亦云。但轉名言無實性。惟轉名不轉體。見名雖轉。識成智體。猶是識。故佛雖於因位之識。已立八識。復於果位淨智相應之識。立爲第九無垢識也。

名雖有轉。而體恆是識。故識可通因果二位。雖名爲識。而是無垢。故知識卽是智。不可逐名迷實。偏重於智。或偏輕於識。識旣通於因果二位。則世之修唯識者。自可得大無畏。先究唯識境。次起。

唯識行終證唯識果。如順風揚帆。毫無迂曲。且篤信唯識通於因果。已復有一大發明。即使世之言解行並進者。不致分解行爲兩截。何以故。一切搬柴運水迎賓待客等。皆不離識。無一非實行。故又不自棄自薄。以爲如來果位衆生無分。何以故。如來不住生死。不住涅槃。盡未來際。作諸功德。皆是識故。異生雖以唯識而成立。有漏有爲諸法。佛亦以唯識而成立。無爲無漏諸法。則唯識之最可貴可崇。無上無容理善安立矣。

然則何以後世陵夷。皆不知崇重哉。曰。法爲對機。因時隱顯。此法在昔爲諸佛所護持。人天所崇敬。亦有可言。如玄奘法師初見戒賢。賢曰。三年前患困如刀刺。欲不食而死。夢金色人曰。汝勿厭身。往作國王。多害物命。當自悔責。何得自盡。有支那僧來此學問。已在道中。三年應至。以法惠彼。彼復流通。汝罪自滅。吾是曼殊室利。故來相勸。此足見佛菩薩常所護持。令戒賢忍死以傳其法。又按玄奘本傳云。大師名振五天。有東印土鳩摩羅王。三遺書達戒賢法師。欲迎供奉。初云。弟子願見支那大德。乞師遣臨。慰我欽思。次云。必願垂顧。勿復致違。二書不報。三發書云。弟子凡夫。喜怒無恆。因聞外國僧名。身心歡喜。堅求一面。若再不來。弟子分是惡人。恐與夙染。又當整理象軍。踏那爛陀寺。使碎如塵。此言如日。師好試看。戒賢法師得書。謂奘師曰。彼王善心素薄。況境內佛

法未甚流行。自聞仁名。故深發意。若違不去。或有魔事。是宜隨順。勿憚小勞。奘師如命辭師。與使俱往。及與王會。一見甚喜。延入內宮。供養月餘。戒日王知。發使語鳩摩羅王。急送支那僧來。王曰。我頭可得。法師不可得也。戒日王怒。更遣責曰。頭可得者。卽附使來。鳩摩羅王深瞿言失。卽命象軍二萬乘。水軍三萬載。共師同發。沂殑伽河以赴王所。王出境迎師。深生慶慰。躬陳珍膳。作樂散花。復請云。聞師作制。惡見論何在。奘師卽出所立比量與王。王觀歡喜。讚歎不已。然後徧示百寮。及諸淨行。尋謂師曰。此立甚正。弟子及諸師。並皆信伏。但思餘國小乘外道。尙守愚迷。欲於曲女城作一勝會。集諸國義學。觀法師高論。立敵同許。取信當世。師爲何如。法師然之。遂聞諸國。定日建會。奘師共王自冬初逆殑伽河而上。至臘盡方到會所。先有五印土十八國王。并小乘僧三千餘人。婆羅門及尼乾外道二千餘人。那爛陀寺僧千餘。普集已久。斯皆博蘊文義。富瞻辯才。思聽法音。咸來赴會。兼有侍從。象輿龍旛。雲興霧湧。雖六齊之舉袂成帷。三吳之揮汗如雨。未足方其盛也。王遣內外施設食器等畢。別設寶牀。請奘師坐爲論主。稱揚大乘。敍作論意。仍請戒賢法師讀示大衆。別寫一本。懸於門外。竟十八日。無人發論。王舉奘師袈裟徧唱曰。支那法師立大乘義。破諸異見。自十八日來。無敢論者。汝宜知之。一衆歡喜。皆稱奘師爲大乘天。此足見印度君臣崇

奉唯識之盛矣。及奘師以貞觀十九年回國。道俗相趨。屯赴闡闡數十萬衆。如值下生。將欲入都。人物誼擁。取進不前。及入寺翻經。復有窺基圓測普光玄範等巍巍人傑。同調精研。傳述之隆。亦可云。今古罕匹矣。後以時機變遷。日就衰頹。而致弊之由。已如上述四事。今爲利他方便。欲開示未悟。爲先解前之四惑。後說唯識當應時而大興。

初解惑者。一者唯識三十頌。初二十四頌明唯識相。第二十五頌明唯識性。皆言唯識境。第二十六至二十九頌明唯識行位。是言唯識行兼果。至第三十頌。乃專明唯識果。則唯識已。自行果何云。徒有知解而妄事他。索且能真解唯識境者。則自不能不趨行真修唯識行者。則不言果而自至。昔王陽明一世間儒士。尙知行合一。豈謂超世大士。乃欲知行分二耶。二者般若等經中百等論。爲執一切皆有者。破我法等執。成唯識論。最初卽詳破我法等執。然不由唯識教。通達法相。抉出我法之根。由則其所破如無的放矢。終無一中古人所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故唯識爲入三論等虎穴之媒。三者應知佛爲二乘說四諦十二緣生等法。彼愚法者。遂執一切皆有。於是說般若一切皆空。爲破有執。彼愚法者復執一切法空。於是爲說深密楞伽等唯識教。以明非空非不空。方爲中道了義。天台賢首家爲欲自尊其教。乃比度各宗。以己居上。復不善自他宗。前後陵

越進退。失據甚可惑也。四者達摩西來。爲震旦禪宗之初祖。而其傳法於神光也。乃以楞伽四卷授之。楞伽爲唯識六經之一。可知禪宗本不可離唯識。六祖雖因黃梅改用金剛。而金剛破我法。等相皆須根據唯識。方成立破。且壇經有識智頌等。尤見不能去唯識而談禪。以是種種道理。證明唯識與各宗之關係密切。如形影之相依。蘆束之相待。是故今日大法宏揚。若欲闡明各宗。尤不得不致力於唯識也。

次說唯識當應時而興者。際此二十世紀。萬國交通。學術龐雜。將欲以佛法濟物救世。非可泥於陳規。以成厭世消極等弊。勢必依菩薩行。廣修五明。以攝受一切衆生。他宗求自利解脫。雖多有特勝。若論利他。方便能以真融俗者。則不能不歸功於唯識。以是義故。凡學佛者。無論修習何宗。皆宜先究唯識。以爲根本。此唯識之由主觀而當應時大興者。一。又今日如心理學論理學生物學地理學天文學理化學等均須待唯識爲之整理。哲學如宇宙論人生論及一元二元多元等種種爭論。均須待唯識爲之解決。乃至中國六藝諸子種種國粹。將欲傳播泰西。非借助於唯識之巧善調劑。亦難爲功。是故處今日之時勢。不唯修出世道術者。當研唯識。卽修世間學術者。亦決不可缺唯識。以是義故。今世各學校均宜添設唯識一科。此唯識之由客觀而當應時大興者。

大圓往者曾問津禪宗。繼勛力淨土。間習唯識。以爲淨土是安身立命處。而唯識但可作利他之
 方便。今發見我佛所說之第九無垢識。始悟卽唯識是淨土。亦是眞安身立命處。自利以是利他。
 亦以是信解。以是行證。亦以是或問然則居士自今不修淨土。不念佛耶。答曰。爾何言之悖耶。修
 淨土念阿彌陀佛。不是唯識耶。爾其欲出唯識之外。別覓一淨土。求一彌陀耶。則是心外有法。雖
 勤念亦難往生。或仗信願而生。亦滯下品。吾惟悟此唯識。則從今修淨土。愈切念佛。愈勤。任行住
 坐臥。四威儀中。無一刻不念佛。亦無一念離淨土矣。或問淨宗忌談唯識淨土。以一談唯識淨土。
 則信行願皆不切。終致唐勞無功。答曰。淨宗爲對機說法。恐有闢達空者。聞說淨土。識變卽疑淨
 土。子虛彌陀。烏有此惡。取空不得不加呵斥。若眞達唯識者。則知衆生在唯識之娑婆。念佛彌陀。
 亦在唯識之極樂。度生欣厭熾然。感應道交。信行願等。絲毫無缺。然世或有旣學唯識。卽輕視淨
 土。以爲不屑者。試思汝唯識之外。有淨土。則汝之識。尙能唯否。以是故。知若而人者。不獨不解淨
 土。亦實不解唯識矣。或問居士對於佛法。究竟將宏淨土。抑宏唯識耶。答曰。宏法本以對機。唯識
 極盡精微。非利根難以入。以之攝學界。多思維者。根稍鈍者。示以淨土。而兼唯識。根甚鈍者。則專

談。淨。土。而。不。及。唯。識。

大。圓。年。來。行。化。遠。方。障。深。慧。淺。媿。無。深。造。客。秋。來。佛。學。院。聽。院。長。太。虛。法。師。講。成。唯。識。論。妙。義。重。重。傾。歎。希。有。日。月。熏。習。稍。開。隙。明。作。此。闡。微。聊。酬。法。師。開。示。之。恩。已。蒙。印。可。猶。以。率。爾。操。觚。疵。瑕。難。免。倘。有。海。內。大。善。知。識。不。吝。指。教。所。深。慕。焉。

文

苑

麓

木



文錄四首

鄭井叔妥賓鐘記

章炳麟

鄭井叔妥賓鐘。見阮氏款識。後入海寧許樾家。許之子居江蘇泰州數世。負商家錢。以是器抵墨幣五百圓。商家適求余作書。因以是贈。青綠隱體。篆刻絕精。誠古之法器也。據程易疇所言。以今裁尺度之。得四寸二分。以周尺通之。爲六寸三分。裁尺古今無定度。今度以慮虜銅尺。甬長五寸二分。自舞至于長八寸。自舞至兩欒長八寸八分。兩欒相去寬一尺有二寸。與易疇所謂裁尺四寸二分者。其度絕遠。不知易疇時裁尺之度何如也。八寸八分之長。與蕤賓律管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者。不相應。大抵絲竹之樂。皆以其長合度。而金石古不論焉。所以然者。石樂倨。句磬折。諸面之度不同。金樂自舞。至欒與兩欒相距縱橫之度亦異。而甬可以出聲。則凡甬欒亦似當相合計之。究不知從何起度。古之作樂者。當別有其法。齊而今不可知也。易疇強云周尺六寸三分。適符蕤賓律度。是皮傅之談也。

按隋書律歷志引梁武帝鐘律緯云。山謙之記云。殿前三鐘。悉是周景王所鑄。無射也。遣樂官以今無射新笛。飲不相中。以夷則笛。飲則聲韻合和。西廂一鐘。天監中移度東。以今笛。飲乃中南呂。驗其鑄刻。乃是太簇。則下今笛二調。重敕太樂丞。令更推校。鐘定方鑿處。表裏皆然。借訪舊識。乃是宋泰始中。使張永鑿之。去銅既多。故其調。嗶下。云云。是鐘之中律。在長度與厚薄相當。非專依律管尺度。以求合也。

族祖夢香先生傳

馮昭適

先生諱一梅。字夢香。慈谿馮氏。父鎔。官廣東肇羅道。先生幼穎異。八歲能文。下筆立就。長老皆奇之。既長。補諸生。旋食餼。僑寓杭州。讀書詁經精舍。受知德清俞蔭甫先生。俞先生故名宿。先生事之久。一切經說史義。往復辨難。恒得奧妙。巡撫楊昌濬聞其名。辟爲浙江官書局總校。上刻古書諸議。爲時所重。光緒二年。舉於鄉。一赴會試。不中式。卽絕意進取。嫻心箸述。以獎誘後進爲己任。歷主衢州正誼。西安鹿鳴。鎮海鯤池。餘姚龍山。新昌鼓山。諸書院講。寧波辨志精舍。輿地齋。長凡三十年。盡心評騭。

士論推服。中間並就杭州求是書院紹興府學堂總教習。龍游志局總纂。嘗爲山陰徐氏編定紹興先正遺書。訂臧書樓約。性好蓄書。脩脯所入。見書盡鬻之。其學經史而外。九流百氏。靡不綜覽。講學不立門戶。以實爲歸。研經之餘。尤熹治老子黃帝內經算術。多所心得。著有老子校勘記二卷。老子釋文校勘記一卷。內經校勘記四卷。述古堂經說三十卷。詩十卷。譯學芻論一卷。續修龍游縣志稿五十卷。古越臧書樓書目二十卷。光緒三十二年。以疾歸里。明年春。病劇得愈。先生赴告。悲甚。猶強起。手撰祭文輓辭。望空遙祭之。三月十七日卒。春秋五十有九。子四。玉崑。諸生。玉崧。玉崙。玉崇。

族孫昭適曰。先生治樸學。長於經術。爲吾鄉百年來所未有。晚客徐氏時。值徐錫麟就大通師範學校朝夕講武。謀革命。書樓與校宇相望。徐凡創議新政。恒請其列名。先生固拒。徐乃不告而署之。由此卽引疾歸。杜門勿出。嘗語人曰。學校諸生。陰構大事。將來必受奇禍。後果如其言。而先生已前沒矣。孔子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先生之謂歟。

昭適又案夢翁之兄爾蘭。當太平軍下慈谿時。以書生參其軍事。敗亡命。族人懼禍。削其籍。并及夢翁。比夢翁鄉試中式。乃得返。其拒徐氏列名事。蓋懲於前禍也。

顧君妻王恭人墓志銘

金天羽

昭陽淵獻相月之五。余友顧君竹庵之妻王恭人卒。越五月。將葬。齋狀請余銘其墓。於呼。喬林未霜。丹果先隕。芳谷向夕。珍禽不歸。中年多哀樂之感。窮泉無日月之照。故衣捐篋。驚流塵之已棲。清醪奠觴。晞倩影而難卽。哀茲永逝。銘告方來。禮也。恭人姓王氏。諱懷婉。字浣玉。生含粹質。長負閨譽。問詩識蘋藻之義。習禮有珩璜之容。重闈賞其婉嫕。姻族贊其芳潔。年二十。來歸於顧。孝媚尊嫜。和洽姑妯。薦櫻設芟。表奉先之敬。哺烏逗燕。盡字子之勞。竹庵方聽鼓皖。江川塗闊。遠不恒厥家。大夫行役。王事重我簡書。女子善懷。中閨滯其膏沐。恭人雖回文句。纖赫蹠郵煩。而雞樹號旦。必勤於視膳。雁鐙耿夕。靡爽於課讀。會逢改步。乃勸竹庵挂冠旋里。於時室有鳴禽。甕

釀春酒。選勝品歸裝之石。寧親賦陌上之花。蓋恭人兄董歲方攝縣黑水。弟季熒又領事金山。而父歿逾紀。未植墓標。母慈善病。時親鑄藥。撒環之養無日。戴勝之游長往。馳驅言衛。標擗傷娥。加以婚嫁累神。齋奠縈慮。鞞織素之手。巧婦難爲。賡洗紅之曲。盛年遽逝。靈鵲之橋半駕。湘妃之簀一牀。其卒民國癸亥七月五日。距生光緒己卯四月九日。享年四十有五。子廷龍。廷鳳。廷龍娶同邑潘氏。女廷慧。嫁川沙黃樵。培孫誦詩。先是竹庵自營生壙於吳縣五都四圖福壽山之麓。葬原聘高恭人於其右。至是十二月十有六日。並以恭人之柩。嗚呼。流光難駐。觀漸漸之水。修夜不暘。闔冥冥之戶。陵谷委運。文辭寫哀。敢僭彤管。敬礪玄石。銘曰。

坤靈佐極。望舒配曜。緻性玉暉。困襟蘭妙。女憲從繩。禮軌允蹈。戚族飲和。婢獲釋躁。嬪於高門。柔嘉惟宜。慈姑葉笑。夫容華披。君子遠游。於江之湄。南山豆落。東海桑移。貝齒方朔。遠念阻飢。秋風僚慄。寄子當歸。歸來維何。矢音澗河。護菊編援。裁某剪柯。人世轉轂。光陰遞梭。娘裙女曳。父詩兒哦。春人采蘋。秋星渡河。總齊百禮。母也婆娑。

人知其績。莫知其瘥。繭重損絲。膏明拂蛾。蕙風宵歇。薤露晨歌。瑤華既收。素魄永翳。日月有時。商飈淒厲。零愁伴霰。積想傾薜。尙憶訣別。扶孤蒙被。佳城鬱鬱。松陰布地。麥飯煮蒿。漆鐙幽麗。人間誦德。九原應嚏。我銘悃悃。揚芬舒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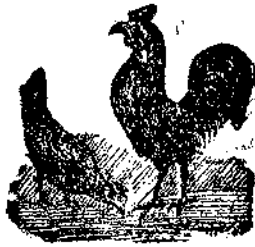
弔劉先生文

并序

郝立權

嘗於國粹學報。讀先生箸述。儒林文苑。一身蔚集。綜兩漢之遺槩。延儒生之素業。下筆淵懿。鉤深索頤。髫年持誦。心儀者久矣。若乃究心家國。思雜風雲。孔璋檄操之文。越石雞鳴之舞。勞謙既箸。聲偁斯符。顧以履途多險。寔命不猶。外熒志於孔壬。內湛情於房園。磨而不磷。古有幾人。及情勢婁遷。形神亦瘁。倚席樞趨。謹而就罷。然其執誨殷拳。博文善誘。上下古今。如具匈臆。口陳指剖。不事擊討。匪徒學至。蓋亦有天授也。權以科占有限。循牆無由。誦肄之餘。亦嘗側身講帷。頻煩訓迪。束脩之禮。未具在三。之誼已篤。音譚雖接。鑽印彌高。遺簡具存。痛心在目。爰託沈湘之辭。聊申猥蕪之懷。其辭曰。

維廣陵之古郡兮。何哲人之代生。豈江流之下瀨兮。遂潮滉之冲盈。儵古今於一瞥兮。羌古實以愁人。繫石師之謨聞兮。綜華實而同臻。究遺經於石渠兮。揚暉藻之彬彬。曰陵馬枚而轢向玄兮。古之人誰與倫。繩祖武而張之兮。又瑟改夫危絃。資三戶以斃秦兮。蹈世路之遭回。嗟夫子之專直兮。不設防而爲險。旣去規而失矩兮。卒陷滯而淪淵。豈素抱之所願兮。亦奸人之牽引也。世固有不諒之兮。余終不能無憐愍也。慨憤疾之交攻兮。孰憂思之可任。遂淹溢以就斃兮。留希世之翰音。雖端誠之內虧矣。猶玄言之常新。胡靈光之蜀閔兮。繼絕其何人。撫遺編而太息兮。渙余涕之沾巾。



詩錄二十一首

長沙何氏園

庚申秋

章炳麟

君是雲中人。來卜雲麓舍。草樹蔽埃壙。觴薺永晨夜。未見雲中人。棋聲落巖謝。

弔易白沙

辛酉夏

章炳麟

新會有遺佚。卜居近白沙。冥心契玄牝。志欲凌雲霞。藩柅在名節。吐辭無奇袤。茗茗四百載。名字何相若。探古詆黃農。視世如浮苴。南轅北有轡。啗此苦與荼。聞子稅駱越。江門行無遮。蕩蕩跡弛材。齒頰流荼葩。錢刀斂衽拜。擾鉏諄阿邪。蘭滄豈同御。歲晏垂爲華。何不登陽春。韞櫝而藏諸。賓名未毀實。今人長咨嗟。

秦淮

曹允源

紅橋游客聚。倒影落方塘。雙槳劃明鏡。層闌欹夕陽。風前流笛韻。水面襲衣香。露重新荷輶。閒鷗浴晚涼。

觀日本刀

曹允源

洋洋東海清。且泚三尺寒。光淬秋水青。蘆葉麗初翦。成百鍊精剛。化繞指腥風。戰血驚沙旋。當之披靡犀。無前流星韜。芒月沈彩熊。熊光氣開塵。煙元精耿貫。信奇絕。柔足制人剛。則折明治變。法持太阿。俠客恩讎輕。一映紛紛亡命橫市中。槍丸壹發穿人臂。製器日新利火攻。霜銛越鏢鑪。融。

襍詩五首

曹允源

江左盛文史。致用孫金錫。槃槃公輔器。申眉貢碩畫。隆漢抑賈人。桑孔迺前席。唐法租庸調。緣邊置市舶。三公善握籌。名卿習鑽核。爭雞儻失羊。詎能償所獲。儒生破萬卷。決策頗不讎。坐令旁行文。九譯通咿嘍。天宇滓氛祲。人心生戟矛。靈狐亦多術。大藥尋丹邱。濫吹齊客竽。輟響虞廷球。窈言非所尙。善釣用直鉤。十畝栽夫容。靈膏貴於粟。西海填漏卮。中原自流毒。僨僨上黨兒。峩峩八州督。豪氣入短檠。天地同桎梏。食肉無遠謀。封侯有庸福。青燐飛北邙。白楊悲風肅。漢文賣爵令。實用龜錯議。爵至大庶長。名高無職事。厥後重武功。先除得補吏。入羊

至爲郎。玩弊失初意。輸邊足尊顯。衆力勝勞勩。吏襍郎。選衰布被役。功利不見郡。國兵出塞等兒戲。

臧物在區蓋。流丸止甌臾。健吏弄刀筆。心計工錙銖。牘籙縱狙獍。網密漏巨魚。智囊括四海。迺爲文墨拘。白日鑒吾誠。初志良不渝。

遇雨

曹允源

急雨隨雲風滿天。一湖水氣盪成煙。傍林覓得秋滋味。落葉蕭蕭亂入船。

客有道秋舫。故妓事者感歎賦成四律

孫景賢

十樣蠻箋紀事新。月坊風陌省前塵。樓名重譯標南部。戶聚三星拱北辰。長爪教量滄海淺。細眉愁見遠山顰。綠衫年少休輕薄。誰倚鵝籠頃刻身。

雙鳳城西一水斜。狄鞮妙絕舊倡家。新妝巧作朝天髻。故錦輕縻奉使槎。秘殿倉根深宿燕。明湖高樹少藏鴉。游人目送金車過。錯認天家女史花。

赭衣玄鬢意難平。但祝啼烏似有情。太學黨人初逐捕。灞陵老将昔知名。罪標青簡

冤。難。洗。骨。腐。縑。囊。裹。不。成。一。樣。楚。囚。應。對。泣。燕。支。零。亂。異。平。生。
車。馬。闐。門。老。大。迴。青。樓。大。道。駐。輕。雷。前。身。因。果。三。生。石。小。劫。河。山。一。寸。灰。鏤。骨。容。光。
誇。絕。世。畫。眉。圖。史。見。驚。才。水。天。賭。說。長。安。酒。擁。髻。休。鐙。有。剩。哀。

校寫西崑酬唱集成詩以紀之

孫景賢

西崑詩倡楊大年。同朝賭和劉與錢。黃陳異軍拔幟起。瓣香獨盛虞山傳。國初二馮

馮已蒼舒
鍾吟班

得三昧。鈍吟妙筆追前賢。何郎道林精寫摹宋本。周侯以寧急起作鄭箋。

邇來二百有餘載。其亡風雅悲雲烟。豈無作者裁偽體。儉腹那得充便便。吾師蠻公

樹壇坫。獨彈古調聲泠然。香孫虹隱兩詩伯。枇杷新詠酬濤箋。元和汪公父叙其集

義同竊比名西甄。蠻師舊居地名嗟余僵走如籍湜。豈容獯祭比吟肩。官非館職呻無病。亦

欲搏揜俳優憐。此集寢饋多歲月。還從律髓蒐遺篇。趙宋家法太祖壞。更衣秘事宣

曲宣。詩人忠愛少直筆。微詞艷奪囊錦鮮。世眼不識天顏怒。文網清議遂相牽。祥符中詔

禁文體浮艷石介
作怪記痛詆文公探源上溯三十六。題襟一集壁壘堅。安得百幅澄心紙。快寫玉谿

與金荃男兒。何用志鴻鵠。蟲呻亦足全其天。

和程雲漢同年酒後長歌

余重耀

使君有縛虎手。雕龍口橫玉。擁旄佩結綬。腰間金印大如斗。隨陸能武絳灌。文董龍奴。視若雞狗。意氣干雲霄。慷慨喜自負。匣中雄劍一鳴吼。草廬天下才。釣竿渭濱叟。餘子紛紛目。不盼左右終不能。提日月天上。行驅龍蛇地下。走大江東去。浪淘沙。千古風流人物。今在否。君不見羊叔子。輕裘緩帶一書生。立德立功期不朽。有時登山臨水。憺忘歸。俯仰千秋感慨久。荒哉杜預大書深刻。兩豐碑。一沈漢水淵。一樹峴山首。高岸爲谷。深谷忽爲陵。安得光芒萬丈。突兀若峒嶺。後之視今。與昔將毋同。青史功名於我亦何有。東方先生依隱玩世。頗不恭。南郭子綦隱几。嗒焉若喪偶。造物曰嗟。君胡然。程生程生。勸爾一杯酒。遂古之初。頽洞陰陽。剖山谷邱陵。在地成牝牡。高者爲嶽。下者爲培塿。八澤八紘。孰能測其紐。九州之外。復有神州九。茫茫大陸顛倒。人才藪。二十一史奚暇重抖擻。何況區區顯晦。升煩安足論。蟲臂鼠肝一例順稟受。

大言炎炎驚戶牖。小言詹詹測窶數。物無巧拙無妍醜。會當其時瓦缶爲鼎卣。慮以爲尊。浮江湖五石之瓠。君莫掎南華老人。吾師乎。惠子相逢亦我友。置身材與不材間。玉汝於成意良厚。素履坦坦自幽貞。白賁爻爻終无咎。一任生天靈運前。成佛靈運後。君莫笑肘生柳。君莫歎經覆瓿。世間萬事變滅如雲烟。何用寤寐通靈大風揚塵垢。出門一笑大江橫。乾端坤倪軒豁啟幽鬱。有酒有酒旨且多。一觴一詠爲君壽。

登五龍山

唐大圓

攀藤捫葛陟龍嵒。萬仞懸巖一徑通。石上飛流聲不斷。滿山風雨下晴空。

行路難

黃侃

金尊置酒爲君歡。請君聽我歌路難。人生盛衰在俄頃。逞志究欲須當年。昨逢舊人過都市。高車大馬黃金鞍。聲名既起意氣好。遇我曾非疇昔顏。便欲當塗策高足。何爲坐愁復行歎。

漢陽三月春未歸。楊花漫漫渡江飛。江頭絲管娛夏日。焉能知我心中悲。去年辛苦

與君別。轉眼今年又三月。早知麟閣未成名。莫令化作空城血。東家少婦鬱金堂。夏
深日日理明妝。夫婿新爲二千石。歸來鞍馬何煌煌。

留別南通女師範諸同學

黃紹蘭

今日方知行路難。臨歧無語恨漫漫。書緣別意和愁寫。酒到離尊帶淚乾。玉楮無端
勞刻畫。瓊華何忍遽摧殘。可憐最是中庭月。一樣清輝兩地看。

掃葉樓

黃紹蘭

憶昔高樓共餞春。再來碧海已揚塵。六朝自是傷心地。流水斜陽總戀人。



詞錄八首

卜算子

周壽昌

閏三月餞春

何處見春來。又送春歸去。芳草多情不放歸。綠斷來時路。展得一春期。便擬春長住。不是聲聲布穀催。險怪鶻嗁誤。

四字令

周壽昌

波寒似冰。鐙殘似螢。江村野柝無憑。是三更四更。推衾夢醒。敲篷雨零。瀟瀟滴到天明。更風聲浪聲。

浪溪紗

周壽昌

何處簫聲向晚天。吹來角調不成圓。鞭絲帽影記當年。殘日浴波紅帶暈。遠山含雨綠生烟。馬蹏閒踏玉河邊。喝火令

周壽昌

綠。輓。苔。梳。鬢。紅。酣。豆。點。脣。一。簾。風。雨。盪。吟。魂。待。把。桃。花。作。釀。和。醉。嚙。將。春。酒。重。愁。
無。力。衫。輕。淚。有。痕。一。春。情。緒。費。溫。存。便。到。鐙。時。無。奈。得。清。晨。便。到。清。晨。時。候。怎。地。得。
黃昏。

踏莎行

周壽昌

苦雨

雲。暗。沈。山。風。寒。攪。樹。叢。篁。低。憂。和。烟。語。丙。丁。帖。子。畫。成。空。蕉。窗。又。聽。連。宵。雨。銷。暑。
何。人。占。晴。無。據。未。秋。已。自。含。秋。緒。江。流。常。笑。北。來。無。分。明。屋。似。臨。江。住。

鷓鴣天

黃侃

苦熱

盡。日。紅。雲。灼。碧。空。護。簾。不。覺。好。陰。濃。柳。絲。了。了。高。樓。外。荷。蓋。亭。亭。夕。照。中。揮。筆。倦。
劈。瓜。慵。讀。書。搜。句。總。無。功。紗。厨。竹。枕。桃。枝。簟。略。有。涼。颼。便。不。同。

泛清波摘徧

黃侃

和晏幾道韻用萬樹說分四段晏詞空把吳霜鬢華句無誤字詞譜於霜下橫增
一點字不可從

金樞影小。綠綺光沈。江上繫舟詩意好。夜涼人寂。縷縷輕颺送潮早。清秋道。明河
耿耿。平野蒼蒼。羈恨更難禁受了。歲月怱怱。自別蘭情見期少。綺懷渺。長路尙隨
去。萍短鬢。漸如衰草。空倚孤篷未眠。淚凝清曉。俊游杳。珠佩舊日浪投瓊臺甚時
重到。且向滄波叩楫。玉瓶堪倒。

南浦

姚華

春帆吹碧山春水韻

迥野一帆懸。趁綠蕪。漸成風絮。兜滿疊皺幾湘裙。輕舸快寒淞。貼天堪翦。疾光如水。
漲痕應見。春深淺。霧檣雨葉知去住。相續前程錦片。安流放舸無蹤。更約束鄉心。
朋鷗侶燕。斜影斷雲明。殘陽外。驚轉鬢眉青遍。玄真宅小。照波時送流紅。怨訪仙何
地歸無恙。疑是靈槎來遠。



襍著

李健題



法學卮言續第十一期

但 燾

明太祖以己意斷獄

說海記洪武間人有隨母改嫁者。以繼父疾割股愈之。有司以孝聞。上曰繼父爾之仇家也。割父遺體以愈仇家。是不孝也。乃置之法。九朝野記載洪武中有校尉與鄰婦通。一晨校瞰夫出。卽入門登床。夫復歸。校伏床下。婦問夫曰。何故復回。夫曰。見天寒。思汝熟寢。足露衾外。恐傷冷。來添被耳。乃加覆而去。校復念彼愛妻至此。乃忍負之。卽取佩刀殺婦而去。有賣菜翁。常供蔬婦家。至是入門無人。卽出。鄰人執以聞官。翁不能明。誣服。獄成。將棄市。校出呼曰。某人妻是我殺之。奈何要他人償命。遂白監決者。欲面奏。監者引見。校奏曰。此婦實與臣通。其日臣聞其夫語云云。因念此婦忍負其夫。臣在床下。一時義氣發作。就殺之。臣不敢欺。願賜死。上嘆曰。殺一不義。生一無辜。可赦也。遂釋之。其輕以己意出入人罪多類此。

秀才討債還債之謔

劉氏鴻書。見抽毀書目。余頃於唐少川先生架頭借歸披閱。其職官門載僧惠陳涉獵儒書。有道

行。嘗預修永樂大典。歸老太倉興福寺。時八十餘矣。嘗語坐客云。此等秀才。皆是討債的。客問其故。曰。洪武間秀才做官。吃多少辛苦。受多少驚怕。與朝廷出多少心力。到頭來少有過犯。輕則充軍。重則刑戮。善終者十二三耳。其時士大夫無負國家。國家負士大夫多矣。這便是還債的。邇來上恩寬大。法網疏闊。秀才做官。飲食與馬宮室子女妻妾多少好受用。幹得幾許好事來。士大夫負國家多矣。這便是討債的云云。按明清以來。國家待武人至薄。戎馬半生。積功保至提鎮。挑水賣柴。終日不得一飽。俗謂軍功得官爲太平消。卽現任提鎮。受督撫節制。地方官掣肘。怡聲下氣。不敢有怨言。今則一變文員驕縱之形勢。而又加厲焉。與清初江西總兵金聲桓反正時。委撫道府縣者。無以異矣。若夫飲食與馬宮室子女妻妾之供奉。語其奢汰之狀。過於昔日王侯。惠陳而在今日。必謂此輩武人爲討債而來矣。國命垂危。而討債者之踵起無已。時恨不得起惠陳而問之。

滿洲舊名諸申

清實錄。天聰八年諭曰。我國原有滿洲哈達吳喇葉赫輝發等名。無知之人。往往稱爲諸申。夫諸申之號。乃席伯超墨勒根之裔。實與我國無涉。自今以後。一切人等。祇許稱我國滿洲原名。錄之。

以備異聞。

清以戰勝人口賞給軍士

清實錄載清太祖天命三年。率兵出邊。至甲版。以所獲人口三十萬賞給軍士。清禮親王嘯亭雜錄記漢軍初制云。國初時俘掠遼瀋之民。悉爲滿洲奴隸。文皇帝憫之。拔其少壯者爲兵。設左右兩翼。命佟駙馬養性馬都統光遠統之。其後歸者漸多。入關後降將踵至。遂設八旗。一如滿洲之制云云。是不過選其少壯。以充伍籍。而老弱沈淪奴籍。畢世不克自拔也。

清入關初准人民照舊蓄髮

清實錄載順治元年攝政王諭云。因歸順之民。無所識別。故欲其剃頭。以示標異。今聞甚拂民願。反非余以文教定民之本心矣。自茲以後。天下臣民。照舊蓄髮。然順治二年南京陷後。諭官民限日剃頭。十年命漢官冠服悉遵滿制。違者治罪。始欲結納民心。繼乃淫刑以逞。殆熟讀三國演義而有得者乎。

清代選宮女之例

清禮親王嘯亭雜錄。記內務府定制。選宮女於內府三旗佐領內管領下女子。年十三以上者。造

冊送府。奏交宮殿監督領侍等引見。入選者留宮。餘令其父母擇配。又清欽定宮中現行則例云。凡選看女子之年。皇太后、皇后、皇貴妃、貴妃、妃、嬪等位之姊妹及親兄弟親姊妹之女。於挑選時仍一併備挑。着戶部內務府聲明另爲一班。不必拘定年歲。作爲各本旗頭起帶領。仍知會宮殿監云云。以嘯亭雜錄不載。錄之以廣史料。

清律濫設官吏之罰

清律凡內外各衙門有額定員數。面多添設者。當該官吏指典選者一人杖一百。每三人加一等。罪止

杖一百。徒三年。若受贓計贓枉法從重論民國以來。內外官署擅立行走辦事顧問諮議差遣諸名目。浮於員

額數十百倍。而京署爲尤甚。此項當量爲制置於官吏懲戒法中。許彈劾官不時糾舉。而別令審計院於度支上嚴核之。庶仕途清而官方肅矣。

清代不准捐復之例

清吏部則例。有不准捐復條款。其可採者。如姦贓不法。事涉營私者。不准捐復。承問故人罪。及失入斬絞而囚已決者。不准捐復。公罪中情節較重。如濫差斃命。因公斂派之類者。不准捐復。諸條。今當師其意。易爲剝奪公權。不准薦舉。停職。等處分。別定於懲戒法中。

清代駐防與明代都衛之制

清禮親王嘯亭雜錄謂國家駐防之兵分布四方稍有不靖自可驅除不須遠方調撥致悞事機如近日河南寶豐教匪不靖鎮兵出發殆盡開封士卒隨馬中丞往立討平之。是此制之效。按明初立衛所以護衛州縣。衛必五所。所必千軍。其後改都衛爲都指揮使司。軍民相安百有餘年。丘濬云初制爲軍伍。內地多是抽丁。墾集。邊方多是有罪謫戍。歲月既久。姦弊日滋。或改換姓名。或變換版籍。或潛行析戶。或私自分居。彼此相隱。上下相蒙。遂至簿卷難清。挨究無迹。云云。案旗丁雖少。以上所云易籍析戶之弊。而游惰成習。不知戎事。則甚於衛兵。朱一新論明代兵制云。自古無一成不變之兵法。亦無百年不壞之兵制。在隨時整飭。以適於用而已。今之襲駐防之遺制者。盍亦知所返乎。

日人著書痛論代議政治

余頃發篋曝故籍。檢得日人山崎俊彥所著醜日本一書。爲明治三十五年六月二十七日所印。行。島田三郎爲之序。其第四章標題爲代議政治乎。待合政治乎。略云。堂堂政府之大僚與政黨之領袖。出入逆旅。傾論國務。而有力之政黨。其評論政事。決定黨議也。亦多公然出入於待合室。

故今日之議會政治不若呼爲待合政治云云。案待合室者爲日本藝妓譚唱之所。若今上海之書寓名爲售技實則鬻淫。故山崎云云也。山崎又云昔英國瓦爾坡兒之時議員有市價之差明治之代法案帶脂粉之氣此猶明治中葉事。今則每況愈下無澄清之望矣。

除
原始秘書云古謂除者如階除等級而進也。新授官則曰除。與除去不用之音同。何也。蓋官不可久。久則奸弊日生。國家滋昏。如任重爵者恩威日加。聲勢日重。人望日久。叛亂之萌是興。篡奪之禍是作。宋馬后臨崩謂大臣呂大防等曰。卿等久居其任。可退。令天子另尋一班新人用。正謂此也。按今立憲國政務官不治衆望。例當去職。亦新陳代謝之意。惟不當波及事務官。令曹部一空耳。

鉛槧餘錄

寄 生

余刊行華國。初亦欲以餘力。溫故知新。既綜編輯之責。而人少事煩。鈔胥之役。亦復躬任。懷鉛握槧。日不暇給。首尾一載。粗無苟且之病。然檢視積藁。遺漏猶多。因復略加香集。別爲是編。

陳柱尊教授無錫中學校。兼在國學館講經。著述甚富。其守玄閣詩學序例及字說若干條。並已別載。又寄五言詩兩首。哭張友藝云。共和十一年六月廿四日。我友蔡虎臣。告我張君卒。初聞歎復驚。再聽淚橫溢。夜歸不能眠。平生想仿佛。容貌清以癯。意氣勃而鬱。言語寡以辨。性行慎而密。當昔識君初。傾蓋談文術。君追揚班文。我好馬韓筆。耆尙雖微異。大道共馳突。其時唐夫子。東南開文物。四科何濟濟。彬彬文與質。我雖幸附驥。君才實第一。文若不經意。千錘百鍊出。時若千里馬。長途肆騰逸。忽若潛淵蛟。首尾不許悉。又若黃河水。天上來汨汨。亦若桂林山。拔地高兀兀。或若西湖月。清光照人骨。復若大海濤。百怪來恍惚。天下才一石。君占十六七。我昔矜才氣。自謂少所匹。及得誦君文。歸視乃自失。豈特俯至地。直將逃入窟。君亦愛予作。每見必稱述。聚首四五年。心情益膠漆。一朝我西歸。別君苦蕭瑟。講學蒼梧城。隕越時戰慄。迎君萬里來。教學共磋切。爲文

說頭陀。作賦賞秋月。森嚴文酒戰。征伐各不屈。俄然聞失眠。遂報君得疾。珍重送君歸。江頭久嗚咽。後來得君書。平安抵鄉邑。天涯雖稍慰。相思獨難歇。一別三四年。夢魂勞訪謁。去歲避兵戈。萬里遠奔越。恭承長者命。講學龍山側。離君一里許。方期慰匈臆。作書問君家。覆言疾尙亟。室邇人實遙。有情竟莫達。何期數月間。凶聞報永訣。嗚呼哀哉兮。良朋已云沒。將淚以爲酒。灑向君靈室。一灑哭君身。大才竟夭折。二灑哭君親。老眼不堪泣。三灑哭君妻。相見期同穴。四灑哭吾生。執手負成說。五灑哭蒼天。胡爲禍英傑。六灑哭厚地。好好護君骨。七灑不能言。聲淚俱斷絕。歸來臥房室。萬象俱寂滅。宿豆子井與譚戒甫談舊事云。戒甫本書生。曾作萬人敵。叱咤荆湘間。意氣凌斗極。去年西粵游。書生回本色。清靜如處女。前事但默默。豈無慷慨懷。持身益謹飭。歷盡家國危。涵養轉有得。爲我育英才。道義足矜式。文章人所欽。武略誰能識。我固知君者。詳細苦未悉。世事久不談。奇字互解惑。柱與戒甫均好說文之學時時談論中夜忘疲頃來桂林行。看山忽成癖。顧茲山水美。舊事觸胸臆。夜泊豆子井。飲酒慰憂恤。幡然慷慨談。四座同太息。自謂經年戰。一身冒鋒鏑。我軍本匱乏。奮志一當百。時或深山中。人馬同時失。朝登蒼鷹巔。暮宿毒蛇窟。時或大河旁。賊騎來倉卒。輕身赴怒流。隨流任瀟瀟。時或爲賊虜。生命係一髮。利刀架頭頸。吾膝定不屈。時或中宵遁。深山故人室。忽聞

推門聲。毛髮皆戰慄。時或友軍敗。奮袂往言說。轉疑我來侵。立欲施斧鑕。時或軍律嚴。無端有叛卒。十彈向我發。一一衣邊出。時或探敵情。隻身投虎穴。出入虎口中。幾死十六七。時或隨大軍。運籌在帷幄。指揮各如意。名城屢能奪。時或收殘隊。衝鋒肆馳突。我行如無人。萬賊皆氣失。時或嚴防守。衆心謀密勿。一發斃賊將。餘賊各奔逸。大小數十戰。勝負良非一。憶我本狂生。弱冠弄紙筆。十三學兵法。十五明劍術。功名非所慕。安危未敢忽。長抱中興懷。欲愈衆生疾。遂將父母身。拔劍輕一決。初謂事易就。國家安磐石。何期多姦雄。割據自娛悅。戰伐八九年。強暴乃愈劇。原野厭人肉。川谷流人血。征稅及雞狗。十室九空竭。疆吏擁大兵。金寶各盈溢。子弟寄專城。奴僕總干鉞。慾壑各難填。殺伐何時畢。蒼生雖殺盡。誰復爲愴惻。我行經戰場。痛恨深入骨。以此棄干戈。羞復事戎列。豈敢惜微軀。藉口作明哲。平生方寸心。只合與君述。是時灘頭水。瀟瀟助嗚咽。青山亦慘淡。浮雲出復沒。柱也聞此言。中懷益激烈。憶初我與君。憂時同內熱。同時整征衣。欲向武昌發。我忽憂斯文。遂爾因時輟。各有匡時念。同歸乃殊轍。君哭瀟湘雲。我弔蒼梧月。蹉跎事竟誤。空欲事高潔。念君久從戎。書信長斷絕。萬里勞夢想。疑已成死別。近來幸相逢。積憂聊一洩。聞君談舊事。聽之愁益切。未能同患難。能無愧儉活。所願勉日新。各爲山河惜。書劍兩無忘。乘時各俊傑。與君更

一杯千秋同不滅。清疏流壘直舉匈臆。可以矯世之剗刻爲工者。

唐大圓居士湛深內典。敷暢圓音。有所闡述。流布海內。亦好詞章之學。舊作地球賦一首。文特怪偉。起訖凡數千言。弗能備錄。其警策處云。立海岸以遙矚。覩桅檣之漸杳。籥高峯以開背。闊視綫之繚繞。瞰平原之莽蒼。環四表以合沓。從瀛海以遠航。儻循環而周筭。知巨物之象形。理匪方而實圓。繫引力於萬有。配至德之乾乾。又云。水陸區分。陵谷已布。中軸火燄。地殼風蠹。日暄雨潤。洵新汰故。植物萌蘖。蠕動景附。圓顧方趾。大造以鑄。緯綫橫亘於東西。經度縱貫乎南北。合二至於赤道。彌寒帶於兩極。太陽激耀以照臨。日暮準之以爲則。軌道殊異乎運行。四季因之以消息。又云。及夫南北冰洋。天綱沆瀣。幽谷巧老。簪覆滂泱。冰山屹齧。嶰嵬萬丈。或顛砥而突兀。或窄峇而側仰。或崆峒而崑崙。或岌嶭而復上。其狀海云。爾乃無風之始。恬浪澶宛。百尺靡池。及至月陰。嘯吸震撼。軌道噴液盪沸。氣激森浩。浪擊山岳。濤排城堡。澎濤響震。雷响電掃。礧錯礧礧。厥躍憂考。日光蔽虧。風雲卷抱。鐵甲魚雷。沈溺蠅蚤。覃及原隰。漂沒渚島。人獸覆汨。廬舍欹倒。浩劫巨眚。弗可勝道。其紋礦產有云。雲母重晶。綠柱霰石。角閃輝沸。柘榴蛋白。金剛瑪瑙。鍾乳虎魄。鋼石頑火。綠簾瑤碧。方解大理。硫砒金鐵。珍珠辰沙。堇青黑曜。琉璃空晶。冰洲白堊。蛇紋綠泥。陽起孔雀。瀝

青黃玉。電氣異剝。美璧千億。至寶無二。剛沙騰價。白金昂值。火齊夜光。希世所致。藏爲地靈。出爲國瑞。虞人所不能掌。卅人莫辨。其類地志。略其紀載。山經有所不備。惟員輿之團團。載橐籥而弗棄。其述都市之盛。則云。丹棟雲起。飛甍天摩。從百衡千。嶙峋蜂窠。排闥納虹霓。關樞耀瑛瑳。廊檻迷向背。甬道接星河。繁植碧樹。蔓敷女蘿。石砌油壁。崢嶸刮磨。遂縈紆而上。躋軼霄漢。而馮登嘯。顯氣之清。鮮滌埃。盭之煩。蒸開蓬萊。與方壺揖松喬。而爲朋。晝紫旭之容。與夜銀燦之高。騰秋冬鬱其溫和。春夏潤以寒冰。既四時之不知。何苦樂之足徵。雲衢環復。既坦以寬。六轡齊動。千騎相攢。濟濟盈盈。烟霧濛漫。水火自來。機關蜿蜒。泥沙金幣。地翻天瀾。其稱中國。則云。睨黃河之浩蕩。轡大江之涵泳。渚四瀆之深長。鬱五岳之邃。負納海疆。於東南。布華夏之號。令又云。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孝弟以爲城池。廉恥以爲坊堵。開庠序以興學。坐明堂以馭撫。端冕旒而蒞治。欣萬物之作觀。篇終申之以頌。曰。噩兮噩兮。橐以籥兮。浩兮浩兮。負以抱兮。蒼兮蔚兮。錦爛麗兮。瀕兮洞兮。匪涯際兮。無始之始。孰維繫兮。儻兮有物。巨以細兮。聖聖賢賢。皇皇帝帝兮。醞道釀術。羌靡敵兮。越古逮今。總宙合兮。靄靄離離。春雲雜兮。於赫蕩蕩。吐所納兮。與天無極。遠且亓兮。居士有自述詩一首云。頭上角巾一尺垢。足下破鞮塵積厚。敝衣緼袍九域行。俗人皮相尤奇醜。

室中被帳都無華。圖書萬卷堆滿家。案上一尊彌陀像。極誠供養香與花。世人不敢入室窺。縱欲百索也莫知。此是大圓大秘密。十方諸佛常護持。觀此可以想見其人。

黃君通自南京支那內學院以所爲觀我生齋詩見寄。其胡母謝孺人挽詩及中冷泉二首。已入文苑。今鋪錄其春日雜興云。萬言同一默。不知將貽誰。春心兀日暮。夢夢當何之。緬彼闔闔雲。運往無所施。去來忽今古。世道方在茲。其一 冥烟看兀兀。羣寂動無依。旋樞自獨運。衆星耿其微。如何

玄覽士。磬折思所歸。物初誰得識。藏往惜餘輝。空山陽氣發。欲探生之幾。夢回忽同化。六合與芳

菲。其二 東風吹飛塵。動搖萬古春。蓬門迴白日。寄思渺何因。枯枝辭霜露。天地有其倫。生機倏然在。

既鬱乃得申。鬱申歸大化。還與此心親。其三 入春雷雪交。閱世龍蛇沸。漸看僨驕心。遂亂陰陽氣。何

人起痿痺。斯疾非躄齧。獨憐風波民。蒿目彫瘵歲。江湖落饑寒。宇宙窮羅罟。懷生安所逃。司殺或

能畏。穀中且善游。券外空期費。孰探齊物情。尙有冷香味。其四 衆芳來無始。獨晤神理超。雨陰過冥

漠。解作就陽標。生氣自然出。隨逢忽已遙。清塵迴大野。觀化存木剽。怒號復誰鼓。捐殺起中宵。成

毀容一顧醒。夢將何調。且堪惜飄風。自己不終朝。其五 世亂不自許。一春存廢興。落榮赴哀樂。造物

竟何能。坐令百代下。蠻觸紛相承。塵塵生死澤。菌炭空成蒸。初雷發羣動。吹息自爲朋。精埒得其

待風化庶可乘。點也獨何爲。逝川終古澄。君看天地解。誰復同曲肱。六其

季剛游歷朔南。婁主講席。及門多雋秀之士。近有嚴絨蕙龐鏡塘者。各以詩來。嚴詩如廬山呈外
舅李公隱塵云。遠別故里去。樓船詣潯陽。高山信可仰。喜尋廬阜匡。疊嶂乍回合。奇英爭翠蒼。層
巒雖萬變。虛靜有心降。昔憶東林寺。今步遠公堂。猶冀圓音演。自致在門牆。永結塵外游。名山任
徜徉。寄寶華山大剛上人云。暮春蕙蘭馥芳洲。道阻無由寄故侯。吳楚羈人心。共悔江潭倦客思。
方悠。名山月夜詮真諦。古寺禪房賦遠游。無復彈冠携玉手。劇談暇日詠南樓。龐詩如得季剛師
題辭。卻奉兼簡邱峙生武昌云。夜半長風起。方時雨乍收。月明移響浦。心緒獨悲秋。借欲凌雲去。
階梯自可求。呻吟病落莫。底事苦并州。均能取則雅音。不隨流俗。

余輯閨媛詩。僅得數家。殊未備也。但植之以所藏馬江香女史畫冊見示。其端題詞多一時名媛
之作。以非時人。故不具載。今爲摘鈔數首如下。謝嗣蘊韻仙云。畫筆真通造化工。南田宗派繼家
風。披圖喜見清高格。塵俗鉛華一掃空。又縞袂仙人骨格奇。水邊籬落見丰姿。豪端吹出烟雲活。
化作臨風玉樹枝。又一甌玉茗帶香斟。馥郁沾來肺腑深。甘苦自從回味得。梅花可與話同心。吳
玉華鍾秀云。吮筆虛窗妙寫生。湘簾棐几淨無塵。不須別仿簪花格。香草由來屬美人。又蛛網蜂

窠界畫工。白描喜與白蓮同。儂家亦有茗華管。閒詠蘋蘩賦草蟲。吳玉辰瑯瑗仿宋人。疊字格三首云。詠物擅清才。新詩仿玉臺。臨池重賦色。荏苒暗香來。上五 蟹爪蜂鬚蟬翼。回文連瑣闌干。疑是龍眠居士。白描運出豪端。上六 細草幽花媚景春。洞天清供石生皴。渾疑久坐芝蘭室。筆硯清涼絕點塵。上七

別錄

樹蔚



國壽錄

吳縣潘氏鈔藏本續第十期

皖將廖應登傳

廖應登。皖將也。不知其自始。守皖而死節於桐。先是乙亥。賊張獻忠以兵犯桐。伐樹布縛長梯。倚城且徧。總兵潘可大與民兵力守。縋壯士焚其梯。矢石播礮下。賊又取大木橫直架屋。被板以水浸。氈絮覆之。作木輪行地。人處其下。挾鋤穴城上。以鈎鑷得其沾絮。滾油注板上。當之糜爛。因縱火焚木牛。賊不得入。而圍不解。或中夜高呼某門已破。亂我。或撤某門圍。賊逃亡。便乘門入。城上屹不動。爾時賊猶未習火礮。或投以西瓜礮。曰與爾寶。賊笑拾之。則火發。傷數十人。後見投輒遠去。凡三日三夜。不得志。解。丙子冬復至。則躡四鄉矣。時皖上初設兵。兵使者爲史可法。旋開府。令故皖將廖應登以所部協守桐。於是桐復完。賊移圍皖。可法守皖嚴。不得入。爾時殘破雖經賊蕩楚。廬皖猶耕。蕩廬皖。楚猶耕。迨楚地邱墟。八大王。老獬。獬革里眼。一丈青等。盡擾廬皖之間。監軍楊卓然貪功。奉督臣熊文燦命與賊講。單騎入其營。要盟。賊以勢未甚大。姑與我。庚辰冬迄來年春。我以安插愚賊。賊以置產愚我。五月敗盟。而養馬湖田坂陰。棚數十里。居民山水諸寨盡

被焚劫。九月復攻桐。八大王駐杏花村。老獬駐魯碁。分兵四略。日暮繞城。蓋皖兵之營桐者三矣。檄楚鳳兵。六關月無至者。然桐竟倚皖完。應登之力居多。壬午。撫軍鄭去。而賊破廬及六安諸邑。賊勢更烈。其攻桐諸法甚於前。獻賊踞桐邑後高山。督鄉民爲運土石填城外。破攢基。載棺而行。防火礮。則列左右門。運土石者魚貫入。鼓吹以樂之。須臾填幾與城平。亦載棺穴城。獻忠盪麟視穴。城上暗礮及獻忠。差三四分不中。然以是警稍頓。八大王未至也。八大王即獻賊也。此疑誤。時可法自皖巡廬。應登從數十騎突圍出。賊無敢近者。既謁可法還。賊伺於隘。得之脅降。桐應登僞附賊。至城呼。手在心。復作拳。曰。汝等蚤出。入爺大兵。至遲矣。其意示無他。願堅守。乘八賊未至。速以兵出。登可復還。遲無及矣。而守者欲攘登職。謂開門墮賊計。不應。八大王果至。復令登脅城上爲傳語。土已平。穴已穿。早降免屠。登耳語所從騎夜不休。東案休當收誤。杜甲使反之。安心待救兵之至。杜至。城上疾呼。曰。土不得平。穴不得穿。城上謹備守救兵至矣。賊怒殺登。併殺杜。而城中於穿處營。月城已完。又不得入。九月賊稍退。至鴈翎莊。大書一統齊天逆聯。掠江干。脯酒上壽。方復圍城。忽見賊中紅旗飛騎十餘人疾報。則甲不及裹。轡不及脚。刀箭委地。沿山西走。正北塵蔽天。轟轟有聲。蓋禁旅黃得功以鐵騎至。賊畏不敢逆也。躡賊至大河界。得功先登掠陣。抄賊後。賊不戰潰。掩殺千計。

奪回男女牛馬器械金帛無算。桐幸完。時桐令張田中有略精毅。令覓登屍而葬之。

參將賀秉鉞傳

賀秉鉞。字魁宇。北直大甯都司人。科武榜眼。仕至參將。豪邁好施。而不甚恤其下。罷任歸。其

父金山參將。卒任所。秉鉞迎父柩還。至臨清。適城破。秉鉞持三矢巷戰。連射數敵。力竭。爲所執。不屈死。家人扶兩柩歸里。已越兩月餘。族人爲更殮。質堅如生。立地不仆者數刻。觀者如堵。共歎爲忠孝所致云。

東林列傳附叙尹洗傳中云。洗與大甯都司劉宗嗣。郡人參將賀秉鉞等。各奮勇巷戰。力盡而死。則秉鉞實死於保定。存以備考。

都司朱某傳

朱都司。失其名。係後衛指揮。爲保定府大甯都司。性豪上。負氣。嘗不得於衆。甲申。闖賊陷城。朱臥戈其宅暗室。賊入。猝起撞之。連撞數賊。賊怒。衆排入。縛至。西城外。細磔之。猶罵不絕口。

太監王之俊傳

王之俊。不知所自始。王之仁兄也。崇禎中。有傳曹公與大王公小王公爲東林羽翼。甲申三月十七日。京城警甚。詔曰。李自成滔天之惡。罪不容誅。其以假仁義給爾百姓。後必無信。入城之後。斷

斷自叛。其初令母爲所誘。有二心。朕願與百姓死。此城午刻賊陷西直門。火光燭天。日色慘澹。內罷市。惶恐不知所出。十八日。彰義門破。所聞但有礮聲。自暮徹曉。十九日。上令宮人盡散出。填門不得行。上便服帶劍。之俊呼所親信內臣數十人俱匿上。騎奔至正陽門。門閉。門者曰。未有旨。欲潛出。不得。又奔順成門。門者曰。未有旨。不得已。疾詣定國公府。府中人辭還入宮。具述周皇后以不可爲狀。令后自盡。上又手刃袁妃。毀長公主左膊。復起刃東宮。遽止。時宮中未去者皆畏死。盡匿。上迺獨與之俊走內煤山。人無知者。上身衣白披蓬。跣書其衣左襟曰。大明皇帝。右襟曰。朕。今失天下。無顏冠冕。見先人文武諸臣。誤國可誅。但勿傷我百姓等語。皆之俊所匡襄者也。於是上自縊殉社稷。之俊亦自縊殉上。賊自成於辰刻入城。先飛騎入宮跡上。不可得。迺下令曰。得崇禎皇帝者。爵世伯。黃金一萬兩。匿不報者族。明日求至煤山。迺見上與之俊。賊亦爲下拜。周皇后亦縊榻中。衣裳皆密縫結。覆以繡衾。容顏如生。兩公主投玉河死。皇嫂張后傳聞舉印投賊。還宮自盡。東宮被虜。定王逃民間。有執之以獻賊。僞國公劉並令安置田皇親府。以楊木爲宮。殮帝出。停東華門茶廠。丙戌。弟之仁亦殉國難。

太監方某傳

方太監失其名。甲申三月。奉命協守保定。城陷。太監自縊於西城角樓。令人縱火焚其樓。

熊夫人宋氏傳

夫人宋氏。武昌盛族也。爲蘄水故督撫熊文燦婦。文燦初巡八閩。靖海寇。縛鄭芝龍。將殺之。尋欲因芝龍使防海。奏赦其罪。官之。詔可。於是漳泉之間。海無劇盜。朝廷以文燦爲能。使督楚。時賊八大王老獬。革髮。眼一丈青等。騷掠廬皖之間。文燦使監紀推官楊卓然與賊平。明年五月。賊敗盟。詔逮文燦。坐議撫不成。伏誅。自是賊漸知名。爲張獻忠。李自成兩大股。自成從汴梁而下。陷襄陽。及承天諸郡。獻忠破廬州一帶。尋西走。癸未二月。掠蘄州。州距蘄水縣一百二十里。先是守蘄水者爲龔孝升。保圉力。城諸紳獨熊夫人。故從文燦知兵。能激其家丁三百人。勇公戰。又獨饒守城備具。以故城十年經寇。數不破。孝升擢去。胡公代文弱。衆不爲用。是月杪。賊先以千人騷外。伺隙。旋佯逸去。胡公曰。是無患。夫人曰。未經接戰。無故而逸。當有謀。時衆以胡公不爲意。亦弛備。三月五日。賊以數十健兒潛級上城。時城外無警狀。守堞者多臥熟。俱被殺。城中驚喧。不知賊幾萬入矣。至晨。賊乃疾至。故營兵五百俱竄匿。賊反鍵四門大索。獨熊氏家丁巷戰。擊殺賊數百十人。內有二人黃許氏。尤健捷。持數十斤刀。往來如無人。力竭被縛。衆亦解退。二人斷縛。疾起奪兵。手

連批數人。時獻忠聞熊夫人養死。士城守故久不得入。心惡之。僞出令曰。有賊殺熊家丁善戰二人者死。吾將任用之。於是善待二人。而衆以爲賊不深求。咸出見二人。賊盡殺之。三百人無遺者。賊衆逼入熊氏室。夫人宋曰。吾老不死。從先夫欲代爲保此。一隅今已矣。請盡殺吾諸姬。吾乃死。時賊亦甚恨熊氏。令曰。無少長皆斬。夫人見俱死。乃引佩刀自刺。與二幼子俱絕。獨長子遯木向在武昌。不及於難。熊氏自豫章遷蜀。復遷楚。百年矣。今獨遯木一人存。

錄中尙有一傳。原本視前傳十八九同。後加節次。較爲精鍊。當是其定本也。特錄如左。

熊文燦妻宋氏傳

宋氏。武昌盛族也。歸蘄水督撫熊文燦。文燦初巡八閩。招撫鄭芝龍海上。移督楚。崇禎中。賊張獻忠等騷廬皖之間。文燦復用閩策。使監紀推官楊卓然輕與賊平。明年五月。賊敗盟。文燦伏誅。癸未二月。賊掠蘄州。州距蘄水縣百二十里。先是熊夫人故從文燦知兵。嘗練其家丁數百人。勇公戰。及東案當獨饒守城備具。以故城十年寇。不攻。至是以大衆壓城。而新令弱。不任。力竭城開。官軍咸墮城走。獨熊氏家丁巷戰。擊斃賊百數十人。久之。盡被殺。有黃文許德者。忽斷縛疾起。奪兵連批數人。乃盡。賊逼熊氏室。夫人曰。嫗老不從死。先撫軍後矣。請盡殺諸姬。嫗

乃死。諸姬死。隨引佩刀自抉其喉。與二幼子俱絕。獨長子遯木出武昌。不及難。

魏費二宮人傳

甲申之變。闖賊躡入宮中。魏宮人前後奔號曰。賊入大內。我等必辱。若負志氣。須各自了。哭叫數四。躍入內河死。於是宮嬪從死河者四五十人。宮女費氏年甫及笄。投井。井枯不得死。賊覺起之。色姣好。賊將互爭。女泣。詭謂賊曰。吾長公主也。必告若主。聽若主自裁。欲緩其亂。闖賊訊非公主。以賜賊羅。羅携女出。女又曰。妾年尚幼。實出天潢之胤。義難苟合。幸憐而待妾。擇吉行禮。惟將軍命。賊喜從之。乃密懷利刃。俟賊飲醉。衝賊喉。喉斷亦還。自剄。闖賊憐其貞烈。令善葬之。

易爲昇妻汪氏婢陳氏傳

易爲昇。良鄉人。妻汪。色好。賊欲犯之。汪不從。罵賊。賊斷其一指。益罵。賊怒。竟取其首去。汪一兒纔數月。婢陳氏抱之逃。道遇賊。被擄。兒對賊笑。賊喜。命賊婦子之。婢夜俟賊出。向婦哭請。汪氏止此。一子乞憐而釋歸。賊婦哀之。乃與兒錢物。教婢抱兒入破屋深匿。婢祝曰。兒卽有命。幸無啼。兒果不啼。賊歸。索兒不得。至明竟去。婢遂以兒歸。兒名天祐。

尹熙華婦傳

固安尹熙華婦遇賊被擄。賊意不良。婦恐爲所犯。急指一池給謂賊曰。吾夫金錢盡藏於此池中。得此可與子並走。賊以爲然。隨婦步水中。至深處。賊懼欲退。婦攀賊溺水。浮沈數四。竟與婦俱沒。水不出。

吳信妻王氏傳

吳信。世居北京齊化門。居紬貨。妻王。色美而性剛。城破。李賊兵數人突入縛信。責金極慘。妻聞之。畏恨。閉門自經。一賊破門釋繫。王病矣。賊迺強奸之。不能拒。佯爲愛賊者。嚼斷其舌寸許。賊痛極。益怒。陷王刃。自跨達胸。賊奔竄。衆亦哄散。

羅田女子王氏傳

羅田女子王氏。適耿某。甫三日。李賊至。耿遇害。王氏飲痛。不敢爲聲。姑老而瞽。不能走。王氏恐己被汙。又恐瞽姑見刃於賊。扶姑潛出門半里許。遇一深池。賊逼。王抱姑同急躍池死。

城外女子張氏傳

都城外女子張氏者。李賊至。被擄。欲強淫之。女曰。甚苦渴。若取水飲我。委身於若。指點井所。賊方往汲。女從後奮力下賊。賊竟不起。

潘鵬妻徐氏妾楊氏傳

潘鵬舉京城藥室妻徐氏宛平貢士女妾楊氏臨清妓女也李賊入鵬計不知所出徐與楊誓必死迺取所有砒霜和酒俟有變飲之忽二賊刀仗擁入鵬惶急跳脫賊見二美宛轉求歡徐取前酒置案楊會其意二賊喜酌酒與徐徐方欲死一飲而盡甫飲不勝且倒賊以爲中酒復引進楊楊曰妾不能飲願將軍滿此大盃願有琵琶楊爲歌以侑之二賊樂各浮滿數四頃腸裂而死鵬出急以羊血灌徐徐活夜挈家移僻處及吳兵入潛逃去

李姑媳傳

有哨賊獨騎入某村村爲逃空獨李姓家姑媳二寡屏居未及遠出賊猝入周視無人索飲調笑少婦婦勉爲進酒賊酣且臥姑媳計繫其手足以滾水冒之賊痛號糜爛而死



通

訊

駿

丞



通訊輯錄

龐芝符來書

旭公史席。賜函敬悉。僕庸談擬定數篇。皆論孔子之仁學。其駁非孝一篇。義最精且博。四字非自誇大。正如何邵公言。非常可怪。所以使最新之持非孝論者。與極舊之讀過孝經學究。一齊注意。孝經雖非孔子所作。而決非偽書。蓋孔子微言。專重口授。不著竹帛。不僅春秋爲然。孝經亦微言也。何以知之。第一顯證。試繙此繙字卽莊子運篇。便會斯義。使如明道說性中無孝弟。子靜說有子之言支離。晦庵說嚴父配天。啓人閻奸之心。將仁與孝溝畫爲二。不將如太宰蕩之疑至仁不孝乎。莊子受業於七十二弟子。親聞微言。故析理精深。非宋儒所能及。其豎至貴至富至願三義。直將近人種種學說。包括在內。其對於孔子及有子論語第二章曾子經孝卒未敢呵之罵之也。第二顯證。卽論語學而篇第二章君子務本。本便是孝。本立而道生。道便是仁。中庸立天下之大本。鄭注大本。孝經也。有此顯證。明道子靜晦庵之疑皆可釋。第三顯證。卽論語宰我問短喪章。孔子開口便罵宰我不仁。未嘗罵宰我不孝。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便是少者懷之之義。有三年之愛於父母。便是老者安之之義。孔子與宰我正是論仁孝。正是

說孝經言近旨遠。所謂微言也。莊子不云乎。夫德遺堯舜而不為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此義未經前人發明。試為拈出。海內通儒。有一駁難之文字。則所深祈也。又此篇未能定稿。寓齋無書可檢。並須先做偽書原起一篇。偽書之原起。既非可如宋清學者。說以劉歆王肅所為一語抹殺。更不可如適之說。漢初獻書隨意湊數。一語抹殺。更須先做說緯一篇。緯起於七十二弟子。而成於西漢之末。孔子微言之。書隨意湊數。一語抹殺。更須先做說緯一篇。緯起於七十二弟子。而成於西漢之末。孔子微言之。命之謂性。鄭注引孝經說曰。性者。生之質。命。人所稟受度也。使學者了解於中。方可以說孔子之義。精旨遠。剖析入微。蓋孔子遺言。子貢所謂不可得聞者也。仁孝學。萬難空腹高心。倉卒造成。又巧言令色。章之仁。與大學誠意章此指古本相表裏。此則與宋儒心無私欲之說合。蓋又一義也。又易繫辭文言之仁。所言皆治道。與顏淵仲弓問仁章相表裏。此仁道之最廣大者。孔子之仁學。不同於諸子及佛者。分別在此。此外苟析而言之。尙有精義。今茲未能也。(下略)樹典頓首。

金筱甫來書

旭初先生有道。(上略)近知高隱春申。刊行華國。當茲邪說披猖之會。而為甄明學術之思。毅力熱忱。曷勝佩仰。弟濫竽法曹。垂十二稔。治獄時多。讀書時少。稚本失學。壯而益荒。四十無聞。每自慚沮。近歲鈎稽古律。粗有發明。不敢自棄。因復比較今律。妄為詮說。積久成帙。分刑民法制三編。

以原法名其書。蓋以自驗學力。非敢廁於作者之林也。茲將刑事一編。先塵清覽。民及法制二編。俟整理後再行呈。教黨不以爲荒謬。敬祈載入貴刊。並請錫以序文足矣。尊師太炎先生。學術文章。漢後一人。恨弟未能親炙。茲編倘蒙太炎先生斧正。賜以弁言。則舉世寵榮之事無以上。是則爲弟妄想。不敢請耳。(下略)專頌箸安。金兆鑾頓首。

黃季剛來書

國壽錄傳目有羅田女子王氏傳。祈先覓人鈔一分寄下。敝同鄉王季薌謂爲其宗人。彼家修譜將成。欲得此傳。以爲門楣之榮也。病憂參集。遂疏音候。臨紙惘然。旭初尊兄鑒。侃頓首。

久不得季剛音問。而四方學人紛紛以書來問消息。無以應也。今得此書。爰亟爲宣布。以慰衆望。編者試



第十一期校勘記

本刊啓事中未盡塙實未誤作本。

六祝齋日記第一葉第四行非雷非屬下非字誤作莫。又第五葉汝下元引汝絕沛汝下衍會字。又第十一頁和夷下和上夷所居之地誤衍一居字。

守玄閣詩學序例第三頁第十一行鳥獸草木鳥誤烏。

結核病觀念變遷史第一頁第三行消人之精力誤脫之字。又第二頁第七行此則真近於肺

癆矣真字誤錯在此字上。又第四頁第一行 exu x 誤 u。又第五頁第六行皆與結核與誤興。

又第七頁第八行慢性衰弱病病誤性。又第十頁第一行亦作傳屋作誤非屋誤屋。又第

十三頁第一行歸重脾胃誤脫歸字。又第十行肆力溫熱肆誤肆。又第十二行李東垣東誤

東。

養蠶學第一頁第六行當候誤侯。又第四頁第十二行頭部初見灰褐誤脫初字衍色字。又

第五頁第一行除沙分箔沙誤所。又第八頁第四行左表誤右。

文錄第一頁第十一行培棣誤隸。

孟子正義日課記第十四頁第四行三十卷第七行紙墨三字紙字均糢胡
詩牌揭曉第一頁第十行暮雨誤作兩。又第二頁第四行細雨亦誤兩。

